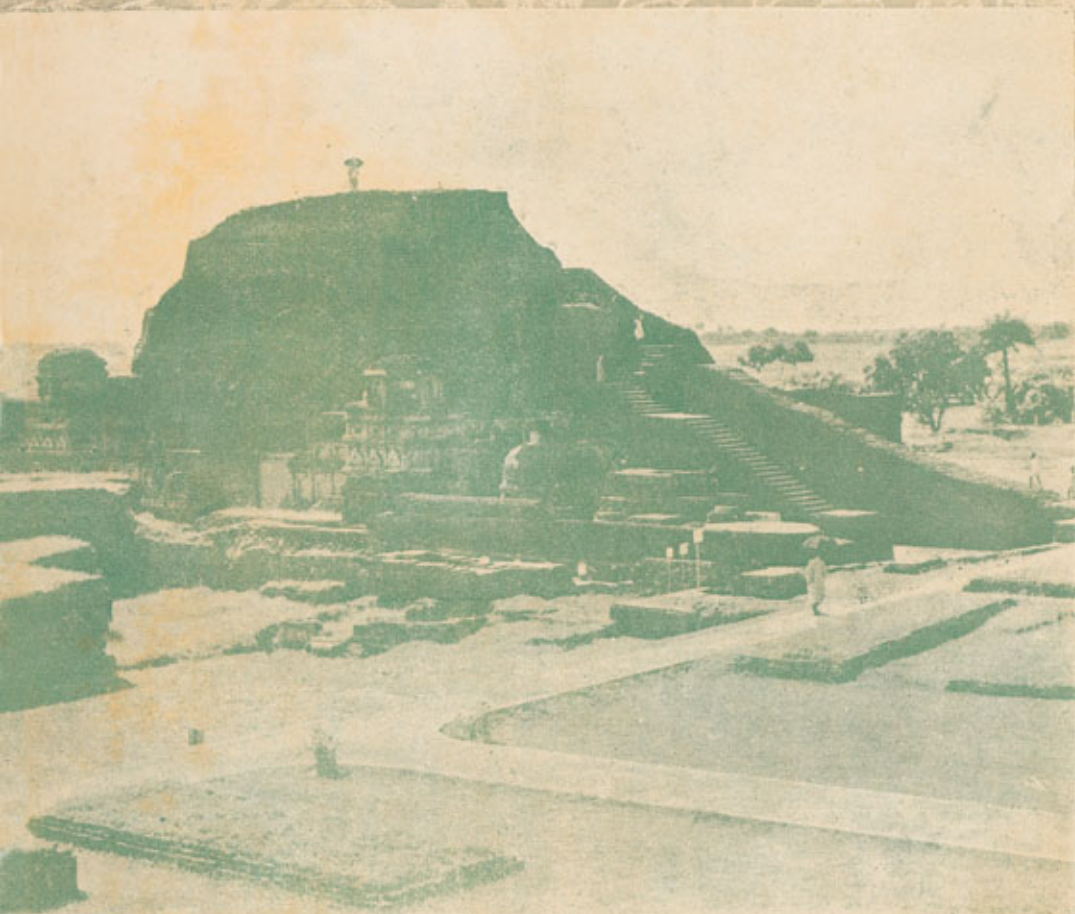


生人

期二第 ◆ 卷十第

版出日十月二年七十四國民華中

HUMAN LIFE MAGAZINE



BUDDHIST UNIVERSITY RUINS, NALANDA, INDIA.
(梵學留師法學文廟) 羅達之學大教佛陀蘭那度印

• 目 要 •

整理佛教文獻工作之說明
去國詩禪摘抄小序
佛子應如何對待鬼神
漢明帝與佛教
鬚髮自落的國王
學禪記

東 方 南 胡
初 痼 倫 亭 律
念 國

行 發 社 誌 雜 生 人

整理佛教文獻工作之說明

東·初

一、叙 說

人類知識的進步，一日千里，人造衛星發射成功，人類征服宇宙，旅行太空，月球登陸，只屬時間問題，足證二千五百年前佛說虛空中有無量無邊世界，虛空無邊，衆生無盡，是爲究竟之說，月球僅爲無量世界之一耳。又佛說極微和合，緣生無性，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之理論，均符合物理學的理論，故現代科學之發明，實爲說明佛學種種微妙理論之注腳，故佛學實爲一切科學思想的源泉！

當前發揚佛法，宣傳真理，自應利用科學方法及現代語言，使佛法能普遍流入現代思想中，吸收各種科學新的資料，以充實佛學內容的說明。利用科學分類組織各種學術研究，使佛法成爲科學化之宗教及科學化之哲學。爲現代思想中一種新文化體系之活潑的佛學。故今後佛法的發明，不在詮釋一經一論，或作概括的論說所能奏效；務必配合當今學術思想及現代文化思潮使佛法在研究上發生革命的作用。近來我國研究佛法者，雖大有進步，然大都仍限於一種傳統及八股式的觀念。而接受佛教宣傳的，仍限於佛弟子，未能使佛學成爲一種社會學術研究的趨勢，或綜合編纂蔚然巨編的佛學全書，（近日人編纂英文佛學百科全書）使中外學術界有一種新的激勵與工具，而有進一步研究的發展。故今後佛教文獻工作的重心，不在翻印古本，或重修大藏，而重在整理、編纂、發揚，以質、簡、新的姿態出現，始可合符現代學者性情的要求。在研究上有了革新的趨勢，必然喚起世人對佛學重新認識！

二、佛教文獻整理的重心

發揚佛法，首應整理佛教文化。佛教爲一文化的宗教，或智慧宗教，故重視文化的發揚與理性的體認，其整理工作，當分別說明：

一、大乘佛學經論考核，依據大乘佛學思想及宗派所依的經論，作分門別類精選百部經論，助校，依禪、淨、律、密、合、賢、唯識、三論編纂各宗全書，並作扼要說明，使初學者循此次第研究，於短期內，對佛學獲得一正確系統的認識，不致陷於訛誤不分，真偽莫辨，混雜難辨，人云亦云境地。普英師入那蘭陀寺時解經論廿部者千餘人，三十部者五百餘人，五十部者十人，（連英師在內）故有百部經論足堪運用。

二、佛教歷史之編訂，佛教的根源，不同於其他宗教，假託神說虛構，佛學思想，內本佛陀圓證覺心。外治印度文化的特質，一入我國，又受孔孟文化思想之影響，其於亞東、亞南、中亞各地，未有不受當地文化及習性之影響者，故欲明瞭各地佛教之內容，當需瞭解各地佛教發展背景，然後採取互攝、融貫的方法，始可具體瞭解佛學思想內容，並無時、方、大、小等矛盾性，衝突性的存在。應依各地佛教發展情形，編訂印度佛教思想史，西域佛教思想史，中國佛教思想史，東亞佛教思想史，南亞佛教思想史，歐美佛教思想史等，不獨使學者對當地佛學有一具體了解，並對各國佛教與各國文化發展經過作一系統的介紹。

三、佛學百科全書美術的整理
佛法內容博大精深，包羅萬象。欲使學者易於瞭解，必需分類編纂佛學辭典、美術等類。
1. 佛學辭典編訂，現前流通之佛學大辭典，係丁福保氏所編，其取材於日本佛學辭典，不論編纂方法，或資料搜集，均不勝進步，現前日本龍大辭典，及望月信享之佛學大辭典，已較前者豐富多矣。佛法內容所包在廣，不妨分類編纂，如佛教人名辭典，佛教梵語辭典，佛教地籍辭典，佛教地名辭典，最切要爲佛學百科全書。使學者有此一書，對深奧之佛學名詞，不難索解，無師自通。

2. 佛教文學叢訂，佛教古今大德著名著作，不論屬於教理發揮，或對外辯論，或歷史考證，或遊記等，如西域記，南海寄歸傳，佛國記，弘明集，輔教篇，佛祖統記，以及各高僧傳，每種名著，重新排版，分段圈點；綜合歷代各種版本與註釋，提要鉤玄，作簡明扼要的說明。不惟發揮佛教文學精義，且對助於歷史上經濟政治，文化上研究貢獻，至爲重要。如西域記，法顯傳，均爲西人研究中國地理及航海主要資料，法顯發現新大陸正爲學者考證中。

3. 佛教美術叢集，佛教不惟具有圓滿的真理，深奧的學術，並有優美的彫刻，繪畫建築，法物，碑版，實屬感人。六朝三唐時期，佛教彫刻，繪畫，不論龍門，雲崗，或燉煌，均居我國美術上極重要之地位。晉、唐、寫經，堪稱國寶。而歷代名畫家所繪之佛像，如吳道子之觀音，王維佛像等，均爲價值連城之作品。此類極珍貴佛教美術繪畫，或藏於皇家，或散佚書方，固足可惜，而現前藏於宮元清緒等，尙屬不少。自可向政府交涉，或廣爲徵求資料編印。吾人果能完成此項任務，足以以此代替深奧理論的化導，陶冶人情，增進人生的美感。

四、佛學與科學叢書編訂

要使佛法適應時代，必需充份發揮佛學內容所包括各種學術思想，利用科學分類，分組研究，廣泛徵求於佛學有精細研究者，對社會各種科學素有心得者，從事指導研究，搜集資料。編訂各種與佛學有關的叢書，流通社會，提高世人對佛學之認識。

佛學與科學，佛學與哲學，佛學與心理學，佛學與生理學，佛學與天文學，佛學與美術學，佛學與數學，佛學與人文學，佛學與倫理學，佛學與社會學，佛學與教育學，佛學與宗教學，佛學與經濟學，佛學與道德學，佛學與戲劇學，佛學與文藝學等。
依照上項分類，分組研究，每組三人，或二人，博覽佛經，搜集資料，編輯若干種叢書，付諸出版。

版，不特使佛法適應各種學術需要，作一新的認識研究，必然會使世界學術界改變對佛學的估價。此舉雖大非一人所能奏效，尚望現代佛教專家通力合作，作為研究的重心。

五、佛教學術研究會之設立

佛教以教化有情為本，當以教育為第一，無教育即無佛教，亦非過言。以佛教重視智慧，甚於生命，故不同於其他宗教偏於儀式，崇拜一神。今後欲使佛教適應社會，唯有賴於教育發揚。培養人材，宜揚聖教。然於此時此地欲創辦大規模佛教教育機構，似覺不可能，唯可藉重社會研究佛學者及青年教友，分組研究，或三五人一組，或聚會一處，或函件聯絡，定期講演，隨各人學術興趣所及，或加入一組，或二組，分別搜集資料，草擬成篇，然後交組審查，或公開講解，將研究心得，編訂出版。並設立獎學金，每年給獎二人對佛學研究有卓越之成績者，以示獎勵。其研究中心論題，暫以中國佛教為本位研究。

一、中國佛教思想研究會，凡關於各宗教義及思想沿格及歷史考證等問題。

二、中國佛教美術研究會，凡關於建築、彫刻、繪畫、碑版、書寫、繡像等問題。

三、中國佛教文學研究會，凡關於文學、詩歌、劇本等問題。

以上各會，每會設會長一人，會員若干人，自由研究，不拘時間，但每學年需有研究心得報告。參加研究者，需具有寫作及閱讀能力者為標準。佛學各研究會設立後，必需搜集各種資料。而資料之儲藏，出版之供應均需一一設立機構：

一、中華佛學圖書館，其責任在儲藏佛教各種圖書經典及國際佛教圖書交換之任務。

二、中華佛教文物館，陳列佛教各種文物彫刻造像建築等模型，供各界人士參觀，使世人認識佛教文物上之價值。

三、中華佛教編譯館，既設立各種研究組，其各人所研究成績，交編輯館編印，以及佛學著名著

作，分別譯成外文介紹給世界學者。

四、中華佛教出版社，今日佛教出版界，極為複雜，但缺乏無畏遠之計劃；統一佛教出版，使佛教出版品，力求美觀充實，使佛教文化有統一供應機構，提高佛教文化水準。實為當前緊急任務。

六、佛教必需國際化

人造衛星發明後，天下一家已不是理想，今日世界之所以不能協調，由於種族及國界觀念限制，欲使世界永遠的和平，唯有運用廣大無我的佛法平惠人類互相猜疑的觀念。今後佛教必需世界化，欲達此目的，必需做到下列幾點：

一、國際佛教人才培養：亞東日本，亞南錫蘭，泰國，緬甸，年來都有佛教高僧訪問歐美各國，傳佈佛教，宣揚東方文化。就中以日本佛教徒於南北美洲最為活躍。我國佛教徒於國際間活動遠不及日本等國，我政府不重視佛教，固為原因之一，而佛教國際人才缺乏，亦復是事實，今後欲使我國佛教取得國際地位，首應培養國際人才。

二、國際佛教互相訪問：古人說讀千卷書，不如行千里路，故國際觀光訪問，不特聯絡國與國間佛教情感，促進國際間之關係，並且互相觀摩對國內文化激發與發揚，均有極大補助。故我國佛教學者應注意國際訪問，增進國際佛教關係及佛教文化交流。

本館承海內外僧士贊助，於四十五年春落成，雖全部工程尚未完成，然於佛教文化發揚，未敢稍懈，於四十四年秋邀請編纂大德組會，影印大藏經，發行八百部流通中外。其餘發行雜誌及出版單行本，均在繼續進行中。唯限於經費，未能臻至如理想耳。今後，當以整理佛教文化為主要任務，筆者雖有此抱負，然以個人學力有限，尚望海內外有心研究佛法者通力合作。研究工作，原不限於人類多少，或三五人亦可，先由少數人分組研究，由部分發展全體。唯資料供給，圖書設備，即為重要，本館現有大藏外，尚有二十五史一部，太虛大師全書一部，其次有關國內及國外單行佛學名著，雖有各種，尚感不足，現擬廣泛徵求。希望海內外善智識，凡感有關佛教價值圖書能有捐贈，俾研究者有所憑藉，其有助於佛教文化發揚功勳，實非淺鮮。

第十卷·第二期·目次

封面：印度那蘭陀佛學大學之遺址	2
整理佛教文獻工作之說明	4
去國時禪抄小序	5
佛子應如何對待鬼神	7
禪學大成凡例解題彙鑒	9
漢明帝與佛教	13
太虛大師二三事	14
從章嘉大師舍利說佛舍	15
利因緣	16
我所希望的中國佛教	17
慧遠	20
寶島旅行記	24
鬚髮自落的國王	25
學禪記	26
設立佛青聯絡中心	26
媽媽的學佛因緣	26
人生畫頁	27
佛教簡訊	27
本期零售每冊三元	
一、訂閱全年每冊拾元（港幣十二元、非幣六元）	
二、省內各地郵局均可代收訂款	
三、本刊創設後號為「八二五五」	
稿約	
一、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投稿。	
二、凡佛學論著，教制改進，弘揚佛法之文，恕不刊載。	
三、凡攻訐私人，謾罵以及自我宣傳等稿，恕不刊載。	
四、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地址，發表時用筆名。	
五、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地址，發表時用筆名。	



去國詩禪摘抄小序

· 半痕 ·

割乎？

予亦喜作詩，有時因一字一句，却甘願勞心焦

思至數日之久，亦不自知何以肯如此也。「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爲何太瘦生？祇爲從來作詩苦！」相傳爲李白嘲杜甫之作，殆非過甚其詞。憶杜甫贈鄭廣德詩有云：「清夜沈沈動春酌，窗前細雨燈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後杜甫晚年，爲世所擠，孤舟飄泊衡湘間，貧病交迫，最後真可說類似是餓死！至蘇子瞻以作詩受禍，被謫南遷後，竟不敢作一言，而政敵又時時遣人偵伺之，欲得其詩語以羅織其罪。又王陽明喜作詩，亦常自恨爲此播弄精魂之事爲太不值，故又時自禁戒。然則作詩一事，且不問其對於讀者影響如何，只就作者本身言，實有百害而無一利。至若作者倘不能不思無邪之教，更佈毒藥於造意措詞之間，則爲害之烈，可勝言哉！

宋黃山谷好作艷詞，法秀禪師呵之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淫心，不懼入泥犁耶？」山谷悚然悔謝，乃銳志學佛法。唐白居易自以生平詩意文字，放言綺語，往往有之，懼結來業，願以文字因緣，回向實地，希於來世，讀佛乘，勸轉法輪，乃作六偈，唱於佛前。餘如王摩詰，柳子厚，宋濂袁宏道之流皆以詩文讀佛頌佛，而蘇子瞻又其尤著者。故自昔中國詩人文士，在未明佛法時，率多困於結習，每喜以慷慨悲歌，文采風流爲動世駭俗之具，及其既悟佛法，乃知放浪之詞，快意之語，俱地獄媒，決然洗心不爲之矣。

然慈山和尚論詩却云：「昔人論詩，皆以禪比

之，殊不知詩乃真禪也。陶靖節云：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等語句，把作詩看，猶乎童蒙讀上大人丘乙己也。唐人獨李白語自造玄妙，在不知禪而能道耳。若王摩詰多佛語，後人爭誇禪，要之豈非禪耶？特文字禪耳！非若陶李，造乎文字之外。」

予於慈師言李白語自造玄妙，在不知禪而能道，知慈師對李白詩語中之一片天真者，固已獨具隻眼。如「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又如「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又如「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勸客嘗，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試體味以上諸詩語，非即慈師所指爲真禪者耶？夫禪乃不假動作，動而常定之謂。文彩流露動也，流露而出之一片天真定也。舉世雖多詩人，然欲求其詩語如雲之白，山之青，水之流，花之放者，殆不數數見，亦猶之舉世雖多禪人，却大多在妄想排議下過生活，此陶李之詩爲慈師所稱賞者，其意或在斯歟！

憶！予知之矣！蘇子瞻致其弟子由論禪書有云：「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看凡心，無別勝解。以我觀之，凡心盡處，勝解卓然！但此勝解，不屬有無，不通言語，故祖師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翳盡，眼自有明，譬只有除翳藥，何曾有求明方，明若可求，即還是翳，固不可於翳中求明，即不可言翳外無明。而世之昧者，便將翳然無知，認作佛地。若如此是佛，貓兒狗子，得飽熟睡，腹搖鼻息，與土木同，當恁麼時，可謂無一毫思念，豈可謂貓兒狗子已入佛地？故凡學者，但當觀心除愛，自粗及細念念不忘念作一，自得無所除。弟以教我者，是如此否？因見二僮僕策，孔君不覺悚然，更以問

之！書至此，牆外有悍婦與夫相毆，聲聲飛灰火，如猶嘶狗吠，因念她一點圓明，正在猶嘶狗吠裏面，譬如江河鑒物之性，長在飛沙走石之中，尋常靜中推求，常思不見，今日開裏忽捉得些了！如何？如何？」予讀所謂悍婦嘶狗吠裏一點圓明，若會得時，豈又非禪耶？乃悟予有時竟甘願勞心焦思作詩者，正予之一點圓明，被纏在作詩裏面，兀自不能罷休耳！然則予之詩，亦可謂之詩禪矣。遂摘抄去國後作若干首，存以自娛，且娛同好焉。

雖然，予之所謂詩禪，亦嘗受鄧子鵬九之誡矣！其言曰：「古今高僧大德，雖亦有爲詩者，乃在此事洞明之後，隨時隨地，抒其怡曠清淨之懷，無心推放，自然中節，如虛谷響，如天鼓聲，藉管韻鏗鏘之文字，逗發生機，引人入道，若我輩初機學人，則務求一切放下，斷不可更留文人結習，致招文字魔！」斯真常精進菩薩之言，固予所服膺者，並錄之以爲讀者供養云。

茲承
一、董事：廣餘法師助港幣二百拾元，慧敏法師助港幣五百元，蔡觀依，李觀怡各助港幣二拾五元。
二、讀者：劉董蓮琴，李本慈各助一百元
整特此鳴謝

第十卷一期收支報告

人生什誌社啓

收入部份		支出部份	
讀者捐助	一、四二八、〇〇〇	印刷費	一、四六四、〇〇〇
董事費	五〇〇、〇〇〇	編校費	二〇〇、〇〇〇
廣告費	五〇〇、〇〇〇	郵資雜費	三六三、〇〇〇
訂售刊費	一、〇五五、〇〇〇	上期透支	八五六、三六
	共收三、四八三、〇〇〇		共支四、八八三、三六
			透支一五〇〇、三六

佛子應如何對待鬼神？ (上)

方倫

一、究竟有沒有鬼神

世間究竟有沒有鬼神？這是一般社會人士，所亟欲得到解答的問題。若說沒有呢，為什麼幾千年來，在理論上，或紀載上，却有許多關於鬼神的文獻？例如：禹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墨子有明鬼篇；孔子也說過：「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質諸鬼神而無疑。」中庸和論語上，關於這一類的話很多，這是古聖賢承認有鬼神的證據。古祭禮有所謂「灌」，是以圭瓚酌鬱鬯神也，又有所謂「饗」，是驅逐疫鬼也，孔子在時，曾參加這兩種典禮，並且極致其敬意，事見於論語，這樣不止承認，並且確已躬行實踐了。吾人既沒有聖人的智慧，就只好遵循聖人的軌轍而行，有就是，何用猜測，然而世人悉以未經目覩，終覺懷疑，甚至更進一步孤陋的見聞，武斷為無。

這問題一到了佛門裏，就肯定得多，釋迦牟尼佛，對於鬼神的情狀，說得公開而詳盡，不比孔子，總是遮遮掩掩，不願傾吐。佛教徒對於某一問題，若認為並不是自己的智慧，所能斷定者，則以聖言量為準則，這就不至於差錯了。鬼神是有，或是沒有，在世人腦海中，是一個很難確定的問題，然而一翻起佛經，則可以立予解決，所謂：爭是非者，至聖人而定也。

關於鬼神的記載，在佛經中，在在皆是，別的不說，現在只就流通最廣的地藏本願經而言，其中第八品，即會載有：「爾時鐵圍山內，有無量鬼王，與閻羅天子，俱詣忉利，來到佛所，所謂惡毒鬼王，多惡鬼王，大野鬼王，白虎鬼王，血虎鬼王，赤虎鬼王，散殃鬼王，飛身鬼王，電光鬼王，狼牙鬼王，千眼鬼王，噉獸鬼王，負石鬼王，主耗鬼王，主禍鬼王，主食鬼王，主財鬼王，主畜鬼王，主禽鬼王，主獸鬼王，主魅鬼王，主產鬼王，主命鬼

王，主疾鬼王，主險鬼王，三月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邪利失王，大邪利失王，邪利又王，大邪利又王，阿那吒王，大阿那吒王，如是等大鬼王，各各與百千諸小鬼王，盡居閻浮提，各有所執，各有所主。」既有王，即有臣民，無臣民何得稱王，現在僅此初利一會，大小鬼王，數已無量，則臣民之多可知，會外尚不算在內。再則，會內諸王，既有各有所執，各有所主，凡執一事，主一事，若非有組織，有群衆，這工作如何推行得來？既然每一鬼王，都是有組織，有群衆，那麼，鬼數之多，當亦難於計算了。這是依聖言量，證明世間不但有鬼，而且還是遍滿各處，其數無量。

鬼的有無問題，既已解決，現在再來說神：經中第一品載有：「一切天衆，龍衆，鬼神等衆，悉來集會，復有他方國土，及娑婆世界，海神，江神，河神，樹神，山神，地神，川澤神，苗稼神，晝神，夜神，空神，天神，飲食神，草木神，如是等神，皆來集會。」觀於上文，可知：山川，草木，苗稼，晝夜，飲食，如是等處，皆有神主其事。而山川，草木，苗稼，晝夜，飲食，到處皆是，然則：神當亦到處皆是了。吾人只用一本地藏本願經，便可以證明鬼神之在世間，是有而且多，但可惜吾人只有肉眼，無法看見罷了。

長阿含經卷二十，佛告比丘：「一切人民所居舍宅，皆有鬼神，無有空者，一切街巷四衢道中，屠兒市肆，及邱塚間，皆有鬼神，無有空者。……一切樹木，極小如車軸者，皆有鬼神依止，無有空者。」可知世間鬼神之多，到處皆是，至於惡塞空間，超過人畜之數。又起世因本經卷第八，三十三天品云：「世間有一種人，習行非法，彼有邪見，有顛倒見。彼等既行十不善法，說不善法，念不善法，邪見顛倒。以作此十不善法故，護生之神，漸

漸捨離，如是等輩，若百若干，唯留一神，總而守護。譬如牛群，或復羊群，若百若干，其旁惟有一人守視，如是如是，護神少故，恒爲非人之所恐怖。有一種人，言語如法，不行邪見，不顛倒見，彼等既行如是十善，正見正語，修習善業，是一一人，則有無量，若百若干，來其守護，以是因緣，此人爲非人之所恐。」可知衆多常人或惡人，僅有一種神看管監視，而每一個善人，或修道者，則有許多鬼神護衛，使其遠離災害。經中又說：「一切街巷四衢道中，屈曲陌等，或屠膾坊，或復空窟，並悉不虛，皆有衆神，及諸非人之所依止。又復屍陀林堅之中，及諸惡獸所行道路，悉有非人。凡一切樹，高一尋，圍一尺，即有神祇在上依住，以爲支提。諸比丘！一切世間，若男子，及女人，從生已來，有諸天神，常隨逐行，不相遠離，惟習行惡及命終時，方始捨去。」可知古語說：暗室虧心，神目如電，這句話，是一點也不虛，又豈只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耶。

世人對於鬼神的有或無的問題，聚訟紛紛，是可以原諒的。佛徒既皈依佛法，若不相信佛所說的話，就等於叛佛離經。這樣，三寶的信心，和佛門弟子的身分，便發生了動搖，所以佛弟子如不信有鬼神，是不能原諒的。請問：天龍八部，和伽藍中的護衛者，是不是神？六道中的第五道，是不是鬼？蒙山施食，放餓口，所施的對象是什麼？佛弟子假如不信有鬼神，那麼，對於上述諸衆及法事，又應作何解釋？這樣看起來，不信鬼神，就無異於推翻佛法，所以絕對不能原諒。

二、世人對待鬼神的失中

孔子對於鬼神，曾說過一句極其合理的名言，那便是：「敬鬼神而遠之。」敬，便是表示對於他們是有禮貌，而不敢怠慢。因為他們各執各事，可比機關裏的公務員，是替社會人服務，理應加以尊重。根據聰明正直爲神之理，則其道德方面，亦足爲吾人所欽敬，所以孔子對於鬼神，是抱著敬

禪學大成凡例解題彙覽

念生

淨慧法眼禪師宗門十規論解題

淨慧法眼禪師宗門十規論，禪宗五家之一，法眼宗始祖，金陵清凉寺文益禪師著。當時禪門隆盛，達於極點，流弊亦從之而生，所謂宗匠者，徒護其宗，黨其祖，甚者往往互相攻伐，汨沒正法。師深察之而草不論。學宗門流弊十條，一一勸戒其過，力矯時弊，欲以造成真正禪子。元至元六年，悅藏主授板於徑山（今浙江餘杭縣），其後徑山遭兵火，版亦隨燬，有重刊本。日本康安元年五月，比丘尼明心為報佛恩，慨拾淨財於京都妙光寺三光庵，授梓流通。至德川時代，殆歸湮滅。寶曆六年，曹洞派鳳仙乙堂，寶鑑大圓二師相謀，板於上州茂林寺，宏傳至今。

按著者法眼禪師傳：師諱文益，號淨慧，餘杭（今浙江餘杭縣）魯氏子，唐僖宗光啓元年（西紀八八五）生。七歲，依新定智通院全傳禪師落髮，弱齡秉具於越州開元寺。律匠希覺師在明州鄞山育王寺法化方盛，師往預聽習，究其微旨。復傍探儒典，遊歷文壇，師目為我門游夏。師玄機一發，難務俱捐，振錫南遷，抵福州參長慶慧覺，大有發明。後同師侶赴湖外，值雨憩城西地藏院，遂參地藏桂琛，傾心參究月餘，日日呈見，說理通融。藏曰：「佛法不是怎麼麼。」師曰：「某甲調經絕。」藏曰：「若論佛法，一切見成。」師言下大悟。既而出世臨川（今江西臨川縣）崇壽寺。江南國主，重師道行，迎住報恩禪院，號淨慧禪師，後遷金陵（今南京）清凉寺。師於金陵有緣，三坐大道場，朝夕宣揚宗旨，諸方叢林，咸遵風化。於是玄沙正宗，中興江表，接得悟入，不可勝數。後周顯德五年七月十七日示微恙，國主加禮問疾。閏月五日告衆訖，跏趺而逝。壽七十有四，臘五十四，全身起塔於江寧縣之丹陽，（今江蘇丹陽）諡曰大法眼禪師，塔號無相。後李主創報恩院，命門人玄覺開法，再諡師大智藏導師。付法弟子六十三人，語錄一卷，是為法眼宗之祖。

石門洪覺範林間錄解題

林間錄，北宋德洪禪師撰，上下二卷。主要記述先德高行，叢林逸話，諸佛菩薩之微旨，學士大夫之精論，凡三百餘篇，莫非參禪學道資糧。卷末後錄一卷，乃附錄性質，亦可謂之續集，載讚、銘、偈、頌等。師遊戲翰墨場中，詞采豐富，歛而成珠玉，由文章名家，體得此道，本錄乃禪中之白眉。就習禪言，對於達磨大師之論旨，實具卓見，為後世所稱讚。日本足利初期傳入，康熙二年，僧普練開板，叢林學者，一向珍視。其有裨於宗門興隆，不待言矣。著者寂普尊者，初名慧洪，後名德洪，姓彭氏，字覺範，後名瑞州（今江西高安縣）人。十四歲依三峯觀禪師為童子，十九歲入京師，依宣秘律師治俱舍唯識等學，悉臻其奧。又擅異才，博觀經史，以詩鳴京華縉紳間，既而南歸，

依歸宗真淨克文禪師，克文遷潯潭，師又隨之，歷七年悉得心法。辭去，東遊沅湘間。一日，閱汾陽語，後次洗然，無些滯礙。崇寧中（西曆一一〇二—一一〇六）出世撫州景德寺，後住金陵清凉寺，為狂僧誣告投獄。張孝二（無盡居士）特奏赦之，復度為僧，改名德洪。以太尉郭天錫奏，徽宗賜號覺範明，又自稱寂普尊者。政和元年十月，再遭誣訴，徽宗賜號，謫海南島。三年春，赦歸江西。如斯凡四次，後歸湘西（今湖南湘潭縣）南臺，結明白庵以居。由是專精著述。欽宗即位，勅剃髮復名。時金人入寇，國事多端，退休草庵，不復出世。南宋建炎二年五月寂。壽五十八，僧臘三十九，門人建塔於鳳棲山。師文章天賦，落筆萬言立就，其一代表著，除本書外，有禪林僧寶傳三十卷，高僧傳三十卷，智證傳十卷，志林十卷，冷齋夜話十卷，天廚禁脔一卷，石門文字禪三十卷，語錄傳頌一編，法華合論七卷，楞嚴會頂義十卷，圓覺經證義二卷，金剛法源論一卷，起信論解義二卷，甘露集二十卷等，皆行於世。

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解題

宗門武庫，徑山大慧普覺禪師宗果和尚撰，成於南宋紹興二十三年禪師六十歲時。其成書次第，著於大慧年譜曰：「師是年（紹興二十三年）凡坐間所說，法宏首座錄之，起「大呂申公執政」至「保寧勇禪師四明人」得五十五段而罷。」（按書內二段之間非五十五段，蓋序次已非舊本。）法宏以師在洋嶼（今福建長樂縣縣師庵居所在）會勝於衆寮（衆兄弟有參禪不得，多是難導入心等語）之語，取裏立名為「難導海」，今本不列名曰武庫，乃紹興十年春，信無野稱杜武庫，乃博學之意。（二字名之。）及庚午（紹興二十年）師偶見此集曰：「其間亦有我所說語，何得名為武庫。」是知武庫之名，實崇師意。以此可知本書著作之由來與得名之緣起矣。

本書宋淳熙十二年刊行一卷本，其後分上下二卷，日本附錄雪堂拾遺共為三卷。所說皆悟道精蘊，揭古人按物利生因緣而發揮微旨，機鋒縱橫，筆刀峭峻，語語皆向上事，與林間錄，林臥紀談並稱。日本大燈國師愛讀秘重，以為一生受用。足利中期翻刻，德川時代數度開版，叢林參學，資為進道警策，有功宗門甚大。

按師傳：諱宗果，字疊晦，宣州寧國（今安徽宣城縣）奚氏子，以宋哲宗元祐四年生。夙有英氣，年十二，入鄉校，一日與同窗戲，投之以硯，誤落先生帽中，憤金以歸。歎曰：「大丈夫讀世間書，何若究出世法。」乃詣東山慧雲寺，事慧濟，十七歲薙髮，遍閱諸家語錄，尤喜雲門、睦州二家。出遊四方，從曹洞諸老，聽其要義。去登寶峯，謁湛堂準禪師。湛堂一見異之，命為侍者。堂寂後，謁無盡居士，求湛堂塔銘。至天寧參閱悟禪師，一日圓悟上堂，師言下豁然大悟，遂嗣法圓悟，悟又著臨濟正宗記一篇付之，以掌記室。尋分座說法，握室中竹筴，以驗學者，名振叢林，署開京師。右丞相呂舜公奏賜紫衣號佛日大師。尋遷吳之虎丘度夏，時圓悟奉勅住雲居，師又往省親，居第一座。圓悟歸蜀後，師於雲居山後構菴居之，納子雲集。良久，入闕，結庵於長樂之洋嶼。又遷小溪雲門庵。紹興七年丞相魏公奏高宗詔住徑山（今浙江餘杭縣徑山能仁禪院）入院之明年，雪衲盈千，皆諸方角立之士。宗風大振，道法

燈盛，冠絕古今，世人稱為臨濟再興。翌年，徒眾聯集至一千七百有餘，故真蹟有「一千七百癡衲子，圍繞這箇無明」之語。

紹興十一年，為侍郎張九成上堂，秦檜以師黨於張九成，奏毀衣牒，宣衡州。居十年，集先德機悟，開拈提為三昧，名正法眼藏。又移梅州，一夏有十三人開悟。梅陽為南方瘴烟之郡，醫藥絕少，備極辛苦。至二十六年，孝宗特加恩赦，得北歸，時六十八歲矣。四方虛席奉請，遂皆不就。十一月二十三日，詔住明州阿育王山廣利禪寺。二十八年，詔再住徑山，道俗歡慕，過於舊日。先是孝宗為普安郡王時，請師說法稱旨，親書妙喜庵三字，製讚以賜師。師既年老，求解住持，三十一歲，得旨退居明月堂。及王即位，賜號大慧禪師，恩寵愈加。師於隆興元年八月，示微疾，至十日親書遺奏，又貽書辭紫巖居士。侍僧乞乞偈，師曰：「生也祇恁麼，死也祇恁麼，有偈與無偈，是甚麼熱火。」投筆寂於徑山明月堂，世壽七十五，僧臘五十八，全身葬於堂後。帝聞之歎惜，詔以明月堂為妙喜菴，賜普覺，塔名寶光。其八處九會語要，門人藹閣等編為三十卷，乾道年中，勅入大藏。又由宗璣、曇密、惟禪、宗演、淨智居士黃文昌等哀集綱要，分為五冊，刊行於世。付法弟子九十四人，可以知其家風之盛矣。

入衆日用清規解題

禪林之清規，猶國家之法典。叢林初立規矩，定中日常威儀法度，以唐之大智禪師百丈清規為其權輿。本書乃住四明瑞巖之無量宗禪師不諸百丈清規及慈覺禪師之禪苑清規，於宋嘉定二年撰述。其所說為叢林中由朝至暮之一日行事，衆中威儀，乃至著衣喫飯，上座誦經之微細節目，向初學者悉切丁寧指示，禪林規矩之大綱，以救眼前過患。自古禪門由百丈清規開始，雖有禪苑清規，校定清規，備用清規，幻住菴清規，永平清規，黃檗清規，大鑑清規，瑩山清規等，各派遵行，蓋罕有如本書之簡要者。本書一名「日用小清規」，因其以一日之行履動靜為主。

著者宗禪師，字無量，嗣法育王（今浙江鄞縣）師瑞禪師，住四明瑞巖寺。（今浙江餘姚縣南）僧問：「世尊臘月八日正覺山前，夜視明星悟道，此意如何？」師答以偈曰：「明星現處眼淚穿，漢語胡言萬萬千，暴富乞兒休說夢，誰家靈裏火無烟。」師蓋當時宗匠，惜傳記弗詳，茲示其法系如左。

闡悟克勤 大慧宗果 拙菴德光 秀巖師瑞 無量宗禪師，乃圓悟之玄孫，大慧之曾孫也。

入天寶鑑解題

入天寶鑑，宋紹定年間，大慧普覺禪師之曾孫曇秀禪師住四明（今浙江鄞縣西南百五十里，餘姚縣南百十里之山）時所著。編集先德古魯之嘉言善行，足以激勵學者志氣，有裨於學道用心，修行龜鑑者凡數百條，特而行之，以示後學，使知先輩典型，咸得入道之門。其求訪採摭範圍，不擇真偽，廣涉儒釋道三教，足聞人天眼目者悉予輯錄，並明記出處。自古稱為禪門七部書之一。叢林學侶咸樂閱讀。其為後世之鑑，而有補於宗門興隆，蓋不待言。

本書著者曇秀禪師黃龍慧南禪師法嗣，住四明及處州（今江西處南縣）慶泉院，操履嚴潔，道望高一世。各僧傳只略錄其問答，惜莫由知其行事之詳，

續傳燈錄十六；

僧問：「滿口道得時如何？」師（曇秀）曰：「話墮。」問：「不與萬法為侶時如何？」師曰：「自家畫自家肚皮。」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掃地澆花。」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高枕枕頭。」曰：「總不恁麼時如何？」師曰：「驚啼嶺上，花發巖前。」問：「如何是衲僧口？」師曰：「殺人不用刀。」

以師之圓融無碍，可知其禪風之一斑矣。

禪苑蒙求解題

唐李瀚著蒙求一篇，使童蒙便於誦誦，以後仿之而作蒙求者甚多，舉其一，如純正蒙求、新蒙求、續蒙求、左傳蒙求等，綴指難數。本書名禪苑蒙求，亦依其例。通稱「禪蒙求」。南宋嵩山少林寺僧樂真志明禪師撰。師於理宗寶慶年間，編輯禪林歷代祖師之行事，上起釋尊，下至玄冥和尚，四言一句，以二千二百六十六字，作五百五十則禪話，聯以對偶，諧以韻語，俾學者誦誦易記，資以照心辨道。

其後經三十年，即南宋寶祐三年，玉溪和尚，將以付梓。燕京大萬壽寺雪堂德諫禪師，參考搜引普曜經、傳燈錄、普燈錄、五燈會元及佛祖統紀、僧寶傳等，每句施以詳細注釋，付玉溪刊行，故本書又名「雪堂和尚注釋禪苑瑤林」。

本書在中國是否流布，今猶未明。禪續志之著者義諦和尚謂：「此書久行日域，中國不存，遠門柱公五燈緣略，雪堂諫之名在萬松下。」以上可見本書在中國流通不廣，傳至日本之年代亦未詳，由於足利時代大永年間之寫本，知其流行叢林間向在以前。至德州時代，前後二次刻版，近代又編入續藏經。

本書容有墮入文字禪之嫌，從來每有非難。開居士謂「無端為蛇畫足」。義諦有：「味閑居士之意，不肯此書，用二笑字，以示意於後世。樂真子不察，喜而置之卷首，使支願者得觀其端。嗚呼！萬松父子所著，欲人真多實證，而其徒僅以之資助談柄，不謂是父乃生是子。當此之時，河北洞宗多，江南濟宗盛，近今則二宗俱衰，而洞衰先於濟衰已二百年」之論。然如楊軒居士則謂：「此書實中二千言，發明五百事，其言辨而載，其學深而博，可以為禪門節事，法海勝題，使後學省十載之勞，成半藏之記，公慈悲足見。」無論如何讚揚，要之本書與李瀚著蒙求，便於童蒙誦誦相同，為使叢林難僧記憶五百禪話於誦誦之間而撰撰耳。

著者志明禪師，字伯昏，號樂真子，又號樂庵，宋安州（今河北安新縣）郝氏子。天性不事繩墨，外貌懶樸，內實精敏。初師香林寺（今四川汶縣）淨公受具，日夜參究不怠。又叩靜普之室，後於東林寺（今江西廬山）澈證，未幾遷超化寺。南宋寶慶年中應衆請住河南嵩山少林寺，本書成於此時。其後師自作長歌一篇而去，衆挽留不可，人皆仰其高德。惜其晚年壽臘等不詳，蓋萬松法派也。

註者德諫字無靜，號雪堂，嗣法曹洞派萬松行秀禪師，住燕京大萬壽寺。南宋理宗寶祐年中，搜引諸經錄注釋蒙求，凡六萬言。以本書言，是錦上添花之盛，惜無由知其詳傳。

佛教
年讀物

漢明帝與佛教

南亭



學佛而於佛教歷史，不能多少懂得一點，甚至連佛教是什麼時候傳入中國，都不知道，那怎麼可以呢？

某女居士，學佛有年，他的先生，偶爾以佛教何時傳入中國問他，他竟瞠目不知所對。因為他的先生正在閱讀資治通鑑。資治通鑑，對漢明帝時，佛教傳入中國的史實，記載很詳，因而以這個問題來考試他的太太，誰知道，竟被他猜着了。他知道，學佛的人，往往忽略歷史。然而，這些問題：是學佛的人懶於求教呢？還是佛教的人懶於傳授呢？我想，雙方都有責任。我聽到某女居士告訴我這有趣的小故事，因而引起我研究佛教何時傳入中國的興趣，所以，擬就了這樣一個題目，找了幾部參考書，而寫下了如下的幾段，供給學佛而不知「佛教傳入中國之史實」的青年道友们，作一參考！

一、漢明帝以前的中國佛教

學佛的人，或知識份子，大概都知道佛教是在漢明帝的時候，傳到中國來的。其實並不盡然。這在史書上有幾個說法：

①佛教在秦始皇的時候，已經到達中國。因為始皇無知，沒有能隨時接受。這在大唐內典錄，開元釋教錄，佛祖歷代通載，佛祖統紀，都有同樣的記載。那些書上的記載是：秦始皇二十九年，發末沙門室利防等一十八人，來自西域。秦始皇，因為他們的相貌、服裝，都有點奇怪和我們不同，對他們生起了很大的厭惡心。於是很不客氣的把他們關到牢獄裏去了。這些人既稱沙門，當然就是印度來的佛弟子了。這些沙門，不惜千山萬水，冒九死一生的危險，來到中國，滿以為可以傳通佛教，使我佛的慧日，能够照臨中土。却做梦也想不到，

剛剛遇到「焚詩書，坑儒生，橫斷思想大魔王的秦始皇」。不但沒有能滿足他們傳教的大願心，反而嘗到了鐵窗風味的虐待。海角天涯，孤身異域，此情此景的難堪，千載而下的我們，猶不難想像得到。幸虧佛法有靈，據史書上說：「有金剛神，碎牢獄門」，這樣，他們才擺脫了枷鎖。秦始皇對於這莫名其妙的「不可思議神力」，也存着幾分畏懼心，所以馬上恢復了他們的自由，並以禮法予他們以優待，而且資助他們回去不國。

②資治通鑑上說：漢武帝元狩元年，政府派遣張騫出使大夏。（大夏，西域古國名，希臘人所建，在阿母河南，今阿富汗北部之地。）張騫在大夏停留不少時間。他在停留期間，對大夏以外的國家，及其風土人情，當然有附帶調查的義務。他在調查所得到的資料中：就有關於佛教的說法。就是說：由大夏再向西行，有一國家，名叫身毒，又名叫天竺。天竺國有所謂「浮屠」之教。（浮屠，就是「佛陀」的轉音，浮屠之教，就是佛教。）

③漢武帝元狩二年，（據辭源為二年佛祖統紀為漢武帝四年。）政府派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征討「匈奴」，（匈奴，北狄之一族，秦漢時最盛，領有今內外蒙古之地。）路過「焉耆山」，（焉耆，漢唐西域國名，土名喀喇沙爾，在新疆大裕勒斯河之中央。）千餘里，得休屠（匈奴屬王之號，今甘肅武威縣北。）王所供養的一丈多長的金人，霍將軍以為這是唯一的戰利品。凱旋之日，特別奉獻與漢武帝。武帝以為大神，把他供養在甘泉宮，不時的對他燒香禮拜。（按金人即是佛像）

④佛祖統紀載：漢成帝鴻嘉二年，命光祿大夫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見有佛經。劉向，曾經在他著的列仙傳上說過：「吾搜校藏書，網羅太史，撰列仙圖，自黃帝以下，迄至於今，得仙道者，七百餘人，檢定虛實，得一百四十六人。其中有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出三藏記集，大唐內典錄，開元釋教錄，皆有同樣的說法。

⑤資治通鑑載：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憲，曾經參與招待，大月氏（月氏，讀如肉支，古國名。其族先居甘肅西境，漢時為匈奴所破，西走至阿母河，臣服大夏，都於河北，曰大月支。強盛時，奄有印度恒河流域，克什米爾，阿富汗及蔥嶺東西之地。）的使臣「伊存」，因此，他倆就交起朋友來了。「伊存」在有空的時候，就拿他所讀熟的「浮屠經」口授與景憲。景憲居然讀得很熟，當時雖沒有人生起信仰，但隱約的知道了西方總有所謂「浮屠」，或「浮屠經」的存在。（浮屠即佛陀）佛祖統紀上說：哀帝元壽元年，遣「景憲」使大月氏，得其王口授「浮屠經」還。（在這事的記載上兩書有點不同）。

綜合上面的五點看起來，漢明帝以前，（佛教在中國已經隱隱約約的存在，祇是沒有立定脚跟而普遍的流行。所以開元釋教錄中敘列古今諸家目錄，曾經有「古經錄」一卷，著錄的人說這一卷古錄，似是秦始皇時，沙門釋利防等所撰經錄。又有「舊經錄」一卷，著錄的人說：這部舊錄，好像是「前漢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見有佛經」的經錄。那部古經錄，能逃避秦始皇的焚燬，也許是如儒書的孔壁所藏，或民間的私人所收。

二、漢明帝時的中國佛教

①金人托夢 明帝的名字叫做莊，是東漢光武皇帝的太子，在位一十八年。歷史上稱讚他：「恭儉仁恕」，大唐內典錄上，譽之為「神用冲簡，雅為聖則。」漢明帝確實是一個好皇帝。他在永平七年那一年，（一說八年）某一天夜裏，做了一個夢，他夢到有身長一丈六尺高的金人，頸項上發出圓光，如像日輪似的，飛空而來，至於殿庭上發出圓光，一驚，隨即也就醒了。他知道這是一個吉祥夢，但是什麼吉祥，却無法斷定。等到次日早朝，文武百官，在金鑾殿上朝拜過了以後，他把夜來所做的夢

告訴他們，而叫他們斷出一個吉凶來？這時文班裏，有一位「通人」(博覽古今，學問廣博，謂之通人。)姓傅名毅的大臣，他對漢明帝說：「我曾經過『周書異記』，那書上有這樣的一段記載：『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這一天的早上，忽然起了一陣暴風，宮殿都被他吹得震動。當天的夜裡，又有五色祥光，從老遠的地方，一直貫穿到太微星。天空裏，佈滿了青紅的色彩。當時昭王，把這問題提出來，問問群臣？太史『蘇由』對曰：『依照我的觀察，這是西方大聖人出世的徵兆！』昭王又問他：『這與我們國家，有沒有什麼關係呢？』蘇由答復他說：『這時候看不出有什麼關係來，在一千年以後，這位聖人的教法，當傳流到我國。』昭王當時便下令，將這件事，刻到石頭上，埋在南郊的天祠之前。』傳毅說到這裡，又補充一點說：『以年代來計算，現在差不多一千一十年了。陛下的這個夢，一定於周書上所記載的有關。』

2. 遣使訪求 漢明帝聽了傳毅的說話，認為很有道理。他以為周書上所記載的這位大聖人，在初生時的時候，就有五色祥光入貫太微的瑞相，想必是一個真正了不起的人。本朝開國的始祖高皇帝，少年時曾因殺人而避罪在山中，可是他走到高皇帝，都有紫雲蓋覆在他上空。呂后往往看紫雲所在的地方，尋覓他的踪跡，都很準確。西方這位大聖人，誕生時的祥瑞，能遠至東方我國，而且在千年以後，入夢於我。這位大聖人的福德，固然要超過高皇帝。他能入夢於我，我與他想必也有甚大的夙緣。假如讓他的流風餘韻，傳來此土，我想，於國家，於百姓，一定有很大的裨益。明帝的主意已定，馬上就準備差派使臣，前往西域做一番訪求的工作。在本朝差派大臣，前往西域的事例，已經不少：如武帝元狩元年，派遣張騫，出使西域，大漢的聲威，因而傳播到遠方。是在群臣中揀選了鄧中騫，即將奏稟，博士弟子王遵等一十八人，這十八個人，奉了明帝出使西域的詔書，雖然，萬里之行，山川跋涉的苦惱，是在所難免。但，借這個機會，觀光異域，飽覽遠方的風景，未嘗不是幸事。況且奉有當今皇上的詔旨，以欽差大臣的身份踪跡所至，誰不望風承順呢？因此，他們十八個人，經過了充分的準備，就浩浩蕩蕩，離開了洛陽，向西域的方向，作一次長途的遠征。(按梁任公先生，

佛學十八篇，謂永平十六年以前，漢與西域交通斷絕者六十五年，漢明帝遣使訪求佛法，決無其事。)云云。這只是根據後漢書西域傳：「王莽篡位，貶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與中國絕，並復役屬匈奴。」的一段記載。然漢用形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說：「後漢書謂『與中國絕』者，指不設都護而言，非謂交通斷絕。何況王莽天鳳三年，李崇等出使西域，西域諸國尙皆迎送兵穀。光武建武十四年，莎車國遣使奉獻等。足見從六十五年中，中華西域，使往還並未斷絕。至於後漢書西域傳，天竺國段載：『世傳明帝夢見金人：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楚王英傳中，修優清塞盛饗等記載，不能謂為全屬子虛。故梁任公之說，未為確論。

3. 迦摩騰 迦摩騰，是中印度的人，出生在婆羅門教徒家裡。他有過目不忘的聰明，當時，他人所能讀到的書，他都讀過了，可算得是：無書不讀；無書不識。在偶然的一個機會中，他見到了佛經，不禁驚喜若狂，他做夢也想不到，天下還有他讀不懂的書。於是他就拼命鑽研，尤其是對於經書和戒律，特別感到興趣。他並且因此而出了家。出家不久，他就是一位道學兼優的大德了。他曾經遊歷到西印度，那個地方有個小國家的國王，因久仰迦摩騰的大名。一見到他來了，馬上就恭請他講金光明經。奇巧，這時候，另外有個國家，出兵來偷襲這個小國。可是他們的軍隊，到達了這小國的邊境，偏會遇到意料以外的障礙，不能前進。因此，他們疑惑這個小國家，有什麼奇異的法術。於是派遣偵探前來密探。偵探的回報說：『只見到他們君臣上下，每天按時恭聽一位高僧宣講金光明經。金光明經，有地神護國的記載，那個侵略他人的國王，親自嘗試到這不可思議的神驗，於是乎自動的和這小國家，開誠佈公結成同盟。這時，蔡愔他們一行，剛好，也到了中印度的大月氏國。他們也從傳聞中知道了迦摩騰講金光明經拒敵的奇事。於是他們便跑到迦摩騰法師的座下，呈上了國書，和預備的禮物，懇切陳詞，邀請迦摩騰法師，到中國來傳佈佛教。迦摩騰既然能讀金光明經，自非一般獨善其身的小乘聖者可比，因此，也就慨然的承認了。蔡愔他們雖然在路途上，受了不少的辛苦，

然而，他們的目的已達，可謂不辱使命而大喜過望。在這裡我們應該談到竺法蘭法師了。沙門竺法蘭，也是中印度的人，他的聰明，博學，不在迦摩騰之下。出家而後，對於佛教裏所傳的「禪」和「戒律」，特別精妙。他腦筋裡所能記憶的經論，有百餘萬言。仰望他的高風而追隨在他座下受教誨的學徒，不下千餘。他的戒律謹嚴，並且具有慈濟衆生的宏願。因此，他與中國孔聖人「居無求安，食無求飽」，救世利人的偉大精神，很多相似。他與迦摩騰，本來是至契的道友，聽到說老友有東方之行，他很高興，他很想與迦摩騰並肩同行。但他本國的國王堅執不允，因為那些國家將高僧作國寶看待的。可是竺法蘭並不因為國王的阻撓而灰心，他以爲國王對他個人的尊敬，是值得感激的，但他不知道佛法真正的價值的。於是，他對於國王的禁令，是失去了佛法真正的價值的。於是，他對於國王的禁令，只好陽奉陰違而從小道趕上了迦摩騰與蔡愔等的行列。

那個時候，西域的許多小國，雖然在王莽篡位之後，與中國絕交，但因受了匈奴的奴役，在光武皇帝的時候，又屢請臣屬中國，雖然未成事實，然而對中國多少都存有幾分的巴結。所以當時國際間的阻礙是沒有的，沿途受到各國的優待與接濟，這也是沒啥希奇的。可是交通工具，畢竟受了時代的限制，不像現代化的汽車，火車，輪船，具有風馳電掣的大能。因此，他們一行，登山只好利用兩隻腳，涉水唯有用帆船，在平原的陸路上，才好乘牛車或是象車，牛和象走路的速度，比馬快不了多少。到了有馬的地區，他們也會利用馬的。所以他們一路上曉行夜宿，嘗遍了風風雨雨，披星戴月的辛苦。總算三寶威力的加被，他們終究在漢明帝永平十年的這一年裏，回到了洛陽。

4. 建寺翻經 迦摩騰和竺法蘭兩位高僧，他們來了，他們到了當時漢朝的首都——洛陽。他們以白馬馱來了優填王所造第四白寶釋迦牟尼佛的像，以及六十萬言的佛經。他們透過外交官而學會了中國禮儀，但他們仍然保持了天竺國佛弟子的尊嚴，以他們原有的僧服而顯見了漢明帝。漢明帝因見到釋迦牟尼佛的立像，和他夢中所看到光明赫奕的金人一樣，滿心歡喜；而迦摩騰、竺法蘭，兩位高僧，更是神清氣爽，動止安詳。那種風度，自

城內外，分建十所大寺，廟，城內三寺，以安頓出家的女尼；城外七寺，以安頓新出家的男僧。寺廟建好了以後，男女二衆，皆照已往的計劃，將他們還設齋的分別的安頓到各寺廟裏去。初到之日，明帝還設齋的供衆，並且爲他們親自執刀落髮，佈施他們的衣鉢，以資給他們的所需。明帝在這方面的表現，與師長的幾個責任者，假如恭維他是大菩薩，乘願而來，爲發揚釋迦牟尼佛的佛化，而示現作帝王身，大概不致於嫌過分吧？

六、聖跡出現 佛法初來，加上迦摩騰的不思議的神變，漢明帝對於佛教的信仰，白馬寺裏，感到興味。因此，他的聖駕就不時的到白馬寺，與迦摩騰摩騰的說法，蘭二高僧開談。有一次，在談話中，迦摩騰忽然問漢明帝說：「本寺之東，那座房子，作什麼用的？」漢明帝說：「提起那座房子來，那是一個奇怪的問題。那房子旁邊有一塊隆然而起，的土阜，經過幾次的創削，那房子不久又恢復原狀，也有時，半夜間，還會發光。因此，建築了這座廟來祀奉他。迦摩騰聽了，洛陽神，因此，建築了這座廟來祀奉他。迦摩騰聽了，說：『以我知到的，這不是一座聖塚。據天竺金藏說：所誌：阿育王的藏，如舍利於天下，凡八萬四千所。』在大漢國境內，有一處，漢明帝，這塊隆然起，土阜，就是十九處中之一處。漢明帝，聽了，聽的，話，不禁大驚失色。馬上就移駕聖塚，蘭二法師，師也，隨駕來到。帝及二法師，各在塚前，光明顯，是，侍從上的忽然發現圓光，非常顯現，佛身，光明顯，聲震霄漢。漢明帝對騰、蘭二高僧，由衷的佩服，到極點，他認爲這種空前絕後的聖跡，是國家之光榮，若不是這兩位大士東來，將千古埋沒，而沒有人認，建築寶塔，上下九層的塔，竟聲立在白馬寺的東隅，二百尺高，以供養舍利。在那麼高起的地方，落成的這一天，真是人山人海，槐香膜拜的善男信女，何止千萬。塔成之次年，再度放光，有金色手外明光，高於塔頂，有一尺多長。猶如琉璃。漢明帝聽到這消息，馬上乘着他的鸞輿，來到寶塔所，在的地方瞻禮。說也奇怪，那光明竟隨着明帝旋轉，從中午到薄晚，這光明才漸漸消滅。漢明帝對這現象，也自以爲是我佛的榮寵而喜不自勝。

1. 明帝的質疑 漢明帝曾經對迦旃摩騰，提出一個問題。他說：釋迦牟尼佛，出世而後，何以不來漢國？迦旃摩騰的答復是：迦旃摩騰國，居三千大千世界之中，三世諸佛，先後皆於此地出現。天人龍神，是凡有願力的大眾，皆願生到彼處，受化悔道。其餘的地方，只須有緣，不論遲早，他的聲教，總會傳到的。大概衆生於佛的因緣，有厚有薄，所以接受教化，也就有先有後，這因緣二字，應該是來明帝不來的主因。漢明帝深以爲然。

2. 明帝何由而招致佛教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四引石室論說：西域聖人之教，衰周，秦秦歷代的君主，固然沒有福力使之東來；而西漢如文帝、武帝、宣帝之流，他們的政績，不無可觀，爲什麼聖教並沒有乘時而至，而獨顯耀於明帝，這其中必有甚大的原因存在。論者以爲：東西南漢傳一十四世，而具備君德的，當推兩祖四宗。兩祖謂高祖與光武；一祖謂世祖；四宗：則太宗、世宗、中宗、顯宗。亦即文帝、武帝、宣帝、明帝。二祖爲立極元祖，且在我馬倥傯之際，可以不去說他。至於文帝、武帝、宣帝，大概各有其長處，亦各有其短處。唯有明帝顯宗，具有太宗文帝恭儉的長處；而文雅威重則反而超過了文帝。武帝世宗，經略邊疆，揚威四夷，可是他的奢侈淫靡的過失，却無法掩蓋。至於中宗宣帝，政治修明，是無可非議，但論明帝顯宗，那就不同了。他也曾經經略四夷，但他並不奢侈。他的政治亦復修明，而他特別的崇儒尚德。所以他兼有三宗之長，能實行古帝王之道，他的精誠無形中與佛教相感應，聖教因之而傳佈中土。所以班固中與佛教相感應，聖教因之而傳佈中土。所以班固歌頌備至。然則，當明帝之世，佛教東來，這應該是最正確的主因了！

3. 明帝所遭遇到的毀譽 對於一件事情的觀察，並評定其是功是罪，往往以各人的立場不同，或時間空間，有了彼此先後的差異，是絕對不能一致的。

比如秦始皇造萬里長城，我們如果聽到孟姜女送寒衣的故事，你準會知道，當時有幾百萬的壯丁，在受着壓迫而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至於父子，夫妻的離散，老弱失去了憑依而飢餓以死，那種淒涼慘狀，絕對不是筆墨可以形容得出來的。因此我

無比的魄力呢？

以秦始皇的萬里長城做比例，漢明帝訪求佛教，吸收佛教，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一個大舉動，是功是罪，當然，也因各人的立場和時間空間的差異，遇到不同的批評，這是在所難免的。都如：

佛祖歷代通載卷六，謂：章帝元和中，徐州刺史王景，上金人頌，美先帝致佛之功。（按後漢書列傳無王景其人金人頌待考）

南朝，劉宋時的范曄，撰後漢書。在明帝紀中，對佛教的傳入中國，却隻字未提。撰後漢書西域傳中，曾經對佛教下過批評。他說：張騫，是去西域最早的人，張騫對西域的記載，祇說「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超，是明帝時，出使西域的人，他也只說：「其率浮圖，不殺伐。」對於佛教，可說是：語焉而不詳。范曄，又說：以我所知道的：「其國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哲之所挺生。神勝詭異，則理絕人區；感應明顯，則事出天外。漢自楚王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徵義未譯而但盛禮之耶？詳其清心釋累，黜惡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

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大藏經委員會業務報告

一、本會影印之大藏經正編共五十五冊原定於舊曆年內印就惟因部份訂戶欠繳經款頗多經再三函催仍延未交繳致尚有最後三冊廠方雖已印出但本會無款提貨茲再呼籲特請未繳款之訂戶（目前均應繳清）從速繳款共同完成印藏大業並向已繳清之訂戶對延長時日表示歉意。

二、查大藏經正編形將結束會接獲甚多訂戶之建議請再印大藏經續編按續編共四十五冊彼等熱心佛法至為欽佩且使大藏經能全部完整固屬盛事經本會第十一次常會決議決定續印一侯估價預算手續完成即予公佈尚望已請正編訂戶繼續預約共為法界發揚光輝

[illegible]

一、本會影印之大藏經正編共五十五冊原定於舊曆年內印就惟因部份訂戶欠繳經款頗多經再三函催仍延完未繳致尚有最後三冊廠方雖已印出但本會無款提貨未得再呼籲特請未繳款之訂戶(目前均應繳清)從速繳款共同完全成印藏大業並向已繳清之訂戶對延長時日表示歉意。

二、查大藏經正編形將結束會接獲甚多訂戶之建議請再印大藏經續編按續編共四十五冊彼等熱心佛法至為欽佩且使大藏經能全部完整固屬盛事經本會第十一次常會決議決定續印一侯估價預算手續完成即予公佈仰望已請正編訂戶繼續預約共為法業發揚光輝

一、本會影印之大藏經正編共五十五冊原定於舊曆年內印就惟因部份訂戶欠繳經款頗多經再三函催仍延完未繳致尚有最後三冊廠方雖已印出但本會無款提貨未得再呼籲特請未繳款之訂戶(目前均應繳清)從速繳款共同完全成印藏大業並向已繳清之訂戶對延長時日表示歉意。

二、查大藏經正編形將結束會接獲甚多訂戶之建議請再印大藏經續編按續編共四十五冊彼等熱心佛法至為欽佩且使大藏經能全部完整固屬盛事經本會第十一次常會決議決定續印一侯估價預算手續完成即予公佈仰望已請正編訂戶繼續預約共為法業發揚光輝

一、本會影印之大藏經正編共五十五冊原定於舊曆年內印就惟因部份訂戶欠繳經款頗多經再三函催仍延完未繳致尚有最後三冊廠方雖已印出但本會無款提貨未得再呼籲特請未繳款之訂戶(目前均應繳清)從速繳款共同完全成印藏大業並向已繳清之訂戶對延長時日表示歉意。

二、查大藏經正編形將結束會接獲甚多訂戶之建議請再印大藏經續編按續編共四十五冊彼等熱心佛法至為欽佩且使大藏經能全部完整固屬盛事經本會第十一次常會決議決定續印一侯估價預算手續完成即予公佈仰望已請正編訂戶繼續預約共為法業發揚光輝

一、本會影印之大藏經正編共五十五冊原定於舊曆年內印就惟因部份訂戶欠繳經款頗多經再三函催仍延完未繳致尚有最後三冊廠方雖已印出但本會無款提貨未得再呼籲特請未繳款之訂戶(目前均應繳清)從速繳款共同完全成印藏大業並向已繳清之訂戶對延長時日表示歉意。

二、查大藏經正編形將結束會接獲甚多訂戶之建議請再印大藏經續編按續編共四十五冊彼等熱心佛法至為欽佩且使大藏經能全部完整固屬盛事經本會第十一次常會決議決定續印一侯估價預算手續完成即予公佈仰望已請正編訂戶繼續預約共為法業發揚光輝

一、本會影印之大藏經正編共五十五冊原定於舊曆年內印就惟因部份訂戶欠繳經款頗多經再三函催仍延完未繳致尚有最後三冊廠方雖已印出但本會無款提貨未得再呼籲特請未繳款之訂戶(目前均應繳清)從速繳款共同完全成印藏大業並向已繳清之訂戶對延長時日表示歉意。

二、查大藏經正編形將結束會接獲甚多訂戶之建議請再印大藏經續編按續編共四十五冊彼等熱心佛法至為欽佩且使大藏經能全部完整固屬盛事經本會第十一次常會決議決定續印一侯估價預算手續完成即予公佈仰望已請正編訂戶繼續預約共為法業發揚光輝

經，奇譎無已。雖鄉談天之辨，莊生蝸角之論，尚未足以概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之。論之者曰：史籍議論釋氏，自肇而始。范曄的這一段議論，是直對佛教的批評，於明帝無所褒貶。然一則曰：好仁惡殺，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再則曰：因報相尋，故通人多惑焉。其語閃閃，難測其定向，大概他對佛教還沒有認識清楚。

北宋，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東漢孝明帝不紀載：「八年春正月己卯。冬十月北宮城。丙子，募死罪繫囚，詣度遼營，有罪亡命者令贖罪，各有差。楚王英奉黃縑，白紵，詣相國曰：託在藩輔，過恩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慈，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太虛大師二三事

駱菲

先兄禪真，與太虛大師為文字交。大師少時，常往來嘉興上海間，和先兄唱酬為樂。那時我年紀還小，不懂得寫詩，但也知道吟吟，太虛的詩，我只有三句至今還記得：

「大地終還盡，一片河山殘照裏，好花無奈不禁紅。」

我年紀小，又穿男裝，所以常跟先兄他們在一起玩。那時太虛好像也還不到二十歲，穿的是西裝，面孔圓圓的，很和氣的樣子。先兄說他中英文都好，學歷很高，是自己看破了紅塵出家的。

民國初年，一班志士，都願意為國家民族有所貢獻，太虛大師是一個愛國的青年人，他覺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因此他就到上海，和嘉興與龍微生等，暗中組織團體，準備和舊國的貴世觀對抗。先兄就是其中的一份子。我常見他們在我家小書房裏秘密會議。母親就偷偷心招待他們。起初母親弄了點心，叫婢女送出來。太虛總不動筷子。這才知道

道他是佛門中人。母親又另把一些淨素的送給他，他才吃了。可見太虛這時的一度改穿西裝，是為了革命，並不能算是還俗，因為他的私生活，依然是和尚的生活。

在我的印象裏，他是一位詩人，他極喜歡寫詩。有一次，人家說他一口氣寫了三十首詩。都是風流時事的。為了某種原因，他並沒有留稿，就把他燒掉了。

我們家住嘉興南門姚家壩，房子很大，大廳有沙止靜修院兩座大殿，那樣的精緻。經常很少人去。廳左垂花門後邊，有一座小花廳，外邊是會客的所在。另一班人就在那邊商量他們的大事。一天，袁世凱的爪牙，忽然來看書苗頭。先兄機警，早已把大師送在另一地方，自己也到了別處。可是從此以後，大師就不再來我們家了。接着是宋教仁被刺，時局急轉直下，革命黨人非死則逐。先兄到了日本。半年後，他

回來。我第一句就問他：「太虛呢？」我們那時從不稱他大師，只叫他的法號——

「又做和尚去了。」從此以後，就不再聽見他的消息。直到抗戰時期，我友陸君，纔和太虛在上海見面，那時，他已是一位年高德劭的高僧了。民國廿八年以後，我在重慶軍委會政治部做事，聽說大師在縉雲山講經。幾次想去，却没有這個勇氣。他如其還認得我，是當年禪真的小妹，我又將何以爲情？他這些年是如此努力，宏揚佛法，已有許多成就。而我呢，紅塵裏，百無一成，豈不慚愧！再說，我又何必熱熱鬧鬧去捧一位已經成名的和尚呢？如其他還未出名，我倒會跑去看看他的。這是我的古怪脾氣。最喜歡雪中送炭，却不高興錦上添花的。

總括一句話，他自少年，就不是一個平凡的人，他懷抱着一條救世的宏願，終於給他找到了一條最偉大的道路——澈底的覺人覺世的道路。大師是不久去世很久了，不知他連想到這位高僧，懷念先兄，因而事寫下來，以表我的一點追念。

初帝開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潤盛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好之。

資治通鑑，因楚王英贖罪的事，聯帶的序述到「初帝開西域有神」的佛教，並將佛教的內容，提示了一個概要。末了，且引晉書，袁宏，漢記，將武帝時霍去病，得金人。張騫使西域，得到身毒國有佛的傳聞。哀帝時，秦景憲，受大月氏使者，口授浮圖經。明帝夢金人遺使西去，譚東來的種種史蹟，都有了簡單的敘述。司馬光，不為儒家正統。對於此，祇以客觀的態度，予以記載，算是公正的了。

清人吳楚材所編的綱鑑易知錄。這部書我在十幾歲的時候，就已讀過。其書於漢明帝已丑八年，為楚王英贖罪事，也曾順便提到佛教，大致與通鑑相同。但末了引明人邱仲深氏之評語：竟詆漢明帝之罪，上通於天。弘明集序，梁僧佑律師曰：「守文曲儒，則拒為異教。」以守文曲儒的四個字，贈給邱仲深，那是最確當不過的。

各種記載的差異。佛法僧三寶，是東漢明帝的時候，傳入中國，各種史書的記載，大致相同而無庸致疑的。惟傳入的年代，有的是永平七年，有的是八年，也有的是說是三年。差遣的人數姓名，也多少有點出入。都如，出三藏記集載：「漢孝明帝，夢見金人，詔遣使者張騫，羽林中郎將景到西域，……張騫，為西漢武帝時人，張騫的出使西域，稍微具有歷史知識的人，通同知道。而僧佑律師，竟把他拉到東漢來了。難道僧佑律師沒有歷史知識嗎？再不然，就應該有兩個張騫，但其他傳記，對於漢明帝的派遣使者，皆無張騫其人，而且從來也沒有聽說有兩個張騫。然而，還於佛法之傳入中國，並無多大問題，祇是令我們面對這些問題，無所適從而不易考慮罷了。

(完)

聞

思

集



給「意」的一封信

意：

不幾日前，我會劉切陳詞，分別寄信與「身」「口」「二位老友，希望它們讀我信後，能够洗面革心，痛改前非，做我盡此形壽的良善而純正的伙伴。可是，那信的效果，不能如我的理想，尚在不知數中。現在我寫這封信給你，也同給身、口、信的希冀一樣。希望你做我的良善而純正的伙伴。

意！從你與身、口的次第說，應該說你是它（身、口）的小弟弟；如果你從你的機巧靈活，精明強幹方面言，那末，無疑的你就成了它們名符其實的老大哥了！現在我來敘述你本身的一切，當然，是以後者為起點的。這是什麼緣故呢？我想：假使我從你與身、口的次第來論，你一定要推委說：「我是小弟呀！那能負擔起這許多責任呢？」其實，你是身、口的小弟弟也好，老大哥也罷，但以你的能力和作用說，不唯你自己的責任要自己全部負起，即使身、口二位的一切行為和語言，你也當負起全部責任來，於理才說得過去。何呢？因為你是它（身、口）們的主動者呀！

可是，數年來的經驗告訴我，於事實上，你是恰恰相反的。你不但對身、口的一切行為，沒負起絲毫責任來，就連你自己犯的「死有餘辜」的大罪，也都一推而到我身上來，而你自己反落得自由自在的「逍遙法外」，竟使我受着無盡的痛苦。依常理論，像你這樣一個善緣歸於人的傢伙，早就該對你「敬而遠之」或乾脆與你絕交了！但是，我沒有這樣做。我以爲在未辨清你是真、是假、是虛、是實之前，是不當驟然背離你的，就因爲我有這樣的一種觀念橫在心頭，所以每在我苦痛受之後，照舊的親信你，依順你，敬重你，總認爲你是我的唯一真實伙伴，然而你，不但從來沒有當我是個真實可靠的，正大光明的益友，反而在在處處，你更在加

· 坎僧 ·

本變厲的愚弄我、欺騙我、陷害我，以致我從無始劫來，直至今生，冤冤枉枉浮沉於生死苦海中，而不能得到應有的自在和自由！近十年來，由於學佛的因緣，雖是認識了你的一切，然在警覺心稍通了的點的時候，依然會受到你驅使或愚弄。意！現在我要問你一句話：「世界上還有沒有比你再殘酷的？」

尤有進者，你不獨給我的傷害之大，竭東海之水以爲墨，罄南山之竹以爲紙，無法盡其百千萬億分之一；而世間上自有你，一切諸法的本來面目，也皆如蒙上了一層薄霧，一變都成了撲朔迷離，令人難以捉摸的陰影了！這樣一來，甚麼：男呀、女呀、男呀、女呀、幼呀、老呀、親呀、疏呀、厚呀、薄呀、善呀、惡呀、好呀、壞呀、親呀、疏呀、厚呀、薄呀、男呀、女呀、低呀、高呀、長呀、短呀、粗呀、細呀、方呀、圓呀、以及青、黃、赤、白等呀，種種相貌，種種心行，種種壽量，種種形色，無量無邊，虛妄差別之相，相續生起。種種安相既然生起，很自然的，有情們的愛，取等妄執也就接踵而來了！於是乎，所愛所取的境物，可意的則生樂受，不可意的便是苦受，由此苦、樂二受，又造種種業。隨所造業，又感種種果。因此，上生天國者，往往因享樂而迷；下墮地獄者，常常因苦迫而昏；於此昏迷狀態中，而欲使其斷貪、斷瞋、斷癡、修戒、修定、修慧，離生死之域而入涅槃之城，那真恐怕要比耶穌所說的「比駱駝入針空還難」了！

然此種種，藉其根源，無非是你——意的作祟。由此可見，你給一切有情之類的災害，較諸洪水、猛獸、毒蛇、大鬼、魘魔、地震等，真不知又要超過若干倍哩！意！關於你的種種切切，我這支禿筆實難推出，話說到這裏為止，不再談了。現在轉回頭來，再稍談一談你是身、口的「主動者」的意義吧！佛經上說：「我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從身語（口）意之所生……」。從這一傷子的表面看來，我及一切眾生，從無始來，所造惡業，皆不出身、口和你意三者。但是，如果過細思

惟一下，身、口所造諸業，還不都是你——意驅使的嗎？我這樣說，你聽了或者不太開心吧？然事實確是如此呢！比如說：當身欲行殺、盜、淫、口欲說妄語的時候，你如能適時加以控制的話，身、口的惡業即無法成就，從這一點理由來推想，身、口的造業，只是機械的，被動的，你則是操縱者，主動的。問題談到這裏，你或許會反駁道：「你說我是身、口的主動者，身、口所造諸業皆應歸咎於我——意。試問：如果沒有身、口的存在，我——意的業又從何處作起呢？」我說：不錯，光有你我——意，若無身、口，的確無從造作惡業；然而我要問你：「如不是你——意的從中操縱，而身、口又怎樣去行殺、盜、淫及妄語等業呢？意！現在我給你說明白些吧：你與身、口，猶如人與一部機器，機器所以能够造出優、劣種種不同的物品，因爲有人的操縱才會如此的，而機器的本身，根本就沒有造出或優或劣的物品能力。這和身、口雖然造善造惡，而身、口本身沒有造善造惡等業的能力道理一樣。意！你懂嗎？

好了！過去的已成過去，已無法挽回了！現在希望你能够快速的洗面革心，偕同身、口，隨我同念上面所說諸惡業，誠懇懺悔吧！

我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從身語意之所生，我今一切皆懺悔！

四六、十、十二、

覺生月刊發行

中國佛教法會彙編 現已出版

封面：用高級皮燙金字精裝，極爲美觀；全書逾九十萬字。

內容：凡有關監督寺廟條例及寺廟庵觀等一切應行事項，均有詳清的解釋與規定。

定價：每本毫幣八十元。（郵費在內）
函購：請向各地郵局劃撥「九〇六八」覺生月刊社；及各地佛經流通處均可。

慧遠

彭楚珩編著

四、說實相義引證莊子

東晉穆帝升平元年(三五七)，

正是慧遠二十四歲的時候，也正是慧遠大顯身手，大顯身手的頭一年；他自從受業於道安法師之後，雖然時常在流離轉徙中，但他却總是手不釋卷的；以他那樣的聰明，用着這四年的苦功；他的成就自然是很可觀了。

慧遠的成就，因為他不愛自衛，所以，知道他的人就很少，只有師傅道安法師，却是深深知道的：古語所謂「知者莫若師」，道安能够深知慧遠，實在也是極其應該的。

或許是慧遠的機緣成熟了，他應該要顯身手，露頭角的時候到了；在一次大規模的法會上，主講的不是道安法師，可是，到了臨講的時候，道安忽然病倒了，聽眾們都已經到齊，而且也都靜坐在講堂裡等候開講。

寺裡的當家師和知客僧，看到這種情形，就走進方丈室裡，向道安法師請示說：

「師傅！你又病了！聽眾們都已經到齊了，怎麼辦呢？」

「要慧遠代替我去講一回吧！」道安這樣的吩咐着。

當家師立刻告訴慧遠，慧遠當然是謙遜辭謝着，在當家師和慧遠的相持之下，他們都到了道安法師的病榻前，慧遠還沒有說話，道安就用着命令的語氣說：

「慧遠！你替我去講這一次的涅槃經。要講的是第四十品(篇)，關於「實相」那一段的解釋。」

慧遠實在還不敢答應，只是看到師傅的病況，他又怎好推辭呢，他只好問着說：「師傅！我可以講得好嗎？」

道安帶着病的聲調呼着說：「當然可以，快去！快去！」

當時道安法師的病狀，雖然不完就是那末的嚴重，或許也就是他有意借這次的病，給予慧遠表現才能的機會；也是說不定的。

慧遠就在那末緊迫的情況下，他却很鎮靜的，從容容的到了講堂裡。他領導所有的聽眾們，向佛像拜了幾拜，然後登上講壇，一個跌坐，坐在那張大椅的蒲團上。

講經的佛堂裡面，本是極其靜肅的，居然發現了交頭接耳，嘖嘖唧唧的現象，雖然聽不清楚，但不外乎是說：

「這麼年輕的和尚，居然可以講涅槃經，那才是怪事！」

「據說他很用功，是道安法師的高足弟子，他叫慧遠法師。」

「大概是可以講的，否則的話，也就不敢登上講壇呢！」

「那裡！今天是要講實相妙義，那是極其難講的。」

講堂裡面正是噤若寒蟬的當兒，慧遠却悠然自在的翻到了涅槃經的第四十品，接着師傅道安法師前次所講的後面，他發聲吟着經文說：

「無相之相，名為實相。」

慧遠剛把這八個字吟完，講台下面的聽眾裡，立刻站起一個人來，合着鼓掌，口裡說道：

「法師！既說無相，為甚麼無相的相，反而說是實相呢？這太教人難於索解了！」那人說了，還是站着不坐，似乎是要等候慧遠的答復，這顯然是因為慧遠年輕，而起着輕慢心的。

慧遠就說：「呵！是的，你聽我說啦！所謂實相，是指那萬事萬物的本體而說的；這是一個名詞：在法華經上說是實相，在華嚴經上說是法界，在解深密經上說是真如，在般若經上說是般若，在楞伽經上說是如來藏，實在這一些名詞，都不過是一種道理——萬事萬物的本體而已。」

慧遠說完了這段話，看到那個發問的聽眾，還在那兒合掌站着，於是慧遠又說：

「請你坐下來。」慧遠雖然這樣說了，那人並沒有坐下，而且更發問說：

「萬事萬物的本體，就是實相；這是對的；因為有體必有相，沒有相就會沒有體，為甚麼說沒有相之相，名為實相呢？」

慧遠就請那人坐下了，再加以解釋說：

「在維摩經上，曾經有過這樣的語說：『迦旃延！無以生滅心行說實相法。』你這位居士，半半的執着實相的名詞，而沒有了解到實相的本質；拿着生滅心行來說實相法，自然就不能了解它的真義了。」

慧遠這段話說過之後，就又有了一位聽眾站了起來說道：

「是的，我知道了：有生有滅，就是實相的觀念；沒有了生滅這種觀念，就是無相；然而那觀念的本質，便是無相之相，也就是實相了。」這人說了這話，慧遠接着就說：

「是那！是那！正是這樣的解釋。可是，這實相的真義，就其為萬法的體性來說：名之為法性；就其體性實常住的義理來說：又名為真如；再拿到這實相常住的含義中，所以就又叫做實相了。」

「這倒把我弄得糊塗了，無相就是沒有相，為甚麼又有真實常住的實相？」另一聽眾站起來說，語氣是急急促促的。

於是，慧遠又要再作解釋了，他說：

釋說：

「各位應該知道：所謂法性常空，就是一切事物，都要處以無心；假設一切都沒有存心的時候，就會沒有相可得；因為自性不是空，不是無相可得，然而自性還是有的，那也就是實相了。」

實在說來：慧遠的說法，是一步步逼進一步，也是一層深刻一層，在講堂裡面，那班瞭解力比較高的和向和聽眾們，已經非常的贊佩他了。但也

在爲他捏着一把汗。

在聽衆裡面，有兩位法師，本是道安的同學，現在却又成爲道安的門徒，那就是法遇和曇徽，他倆的修行都是很高的。今天看到慧遠的神采煥發，精神抖擻，引經據典，講解精細，很贊佩的互相談論着。

『慧遠的講解，實在太好了，真是應付裕如。』

『不過，今天這個困難的場面，看他如何了結呢？』

因爲，講堂裡的聽衆們，還是在接二連三的站起來發問，慧遠當然也還是從容答覆不忙迫的講解；可是，時間太長了，問題還沒個相當的普遍的瞭解。

於是，慧遠就反問着聽衆們說：『莊子那部書，各位都讀過吧？』

『那是一部很重要的子書，誰人都是讀過的。』在聽衆當中，有好幾處發出這樣的答覆。

『好的，讓我引出莊子上面的兩段話來，作個例證吧！』慧遠說着：『在莊子的齊物篇上，有一段話是說：『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還有一段話說：『天下莫大乎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這兩段話……』

慧遠剛剛說完這兩段話，聽衆當中，就有許多的人們，知道問題就要解決了；所以大家都哄着說：

『引得太好了！我們都還記得啦！』

方面說是分，就器具一方面說是成；器具是成，木頭便是毀了。分相，成相，毀相，原來都不是絕對的；於是貫通這三相的另一個相——即莊子所謂『復通爲一』的一個相，便是實相了。但是各位看到那個實相，究竟在那兒呢？所以說：『無相之相，名爲實相』了。

慧遠還在繼續的說：『秋天蜘蛛絲的末尾，其形像雖然很小，却因爲它的本身，不着大小的分別識，所以它體合太虛，而成就爲無限大；拿泰山和太空去比較，當然是太渺小了。殤子即生即死，根本上是沒有生死壽夭觀念的無限數，而彭祖雖說長壽，還不過八百歲的有限數而已；所以，彭祖也終究是短命的人物了。』

慧遠講到這裡，堂下起了一陣笑聲和掌聲，打斷了他的說話。最後，他還是說：

『大小壽夭，都是有形之相，而且都是靠不住的，那末，無相之相，才稱實相了。』

『呵！原來是這樣的，我們都瞭解了。』聽衆們這樣的說。

這次緊張的場面，才完全解決了。法遇和曇徽，以及所有聽講的法師們，都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們把這回事情，報告了道安法師。道安就說：

『將來使佛法流行東土的，就是這位慧遠法師了。』

從此以後，道安就特別的准許慧遠，多讀諸子百家的世間俗書。

五、這逢亂世南投襄陽

自從慧遠出家就學於道安以後，經過的亂世流離，確實是不少；道安

的師傅佛圖澄，在鄭城死了，慧遠會隨着道安，到過鄭城一次。後來，後趙皇帝石虎也死了，他們就又到了恒山。

恒山附近武昌（今河北大名）太守盧欣，邀請道安到武昌弘法講經，慧遠也是隨着左右的，住在武昌一段時間。

又到了冀都，住在受都寺裡，講經說法，又是一段時期。

後趙的內部，經過幾次的變亂，才由石遵接了皇帝位，又派了一個欽差大臣竺昌蒲，把道安接到長安華林園居住着，爲了安置道安的法師們，石遵還下了一道命令，在華林園裡，加蓋了許多的房屋，讓他們那幾百人居住着。

可是，好景不常，沒有多久，冉閔的亂子就爆發了，所有後趙皇室的人們——凡是姓石的人，都被冉閔要斬草除根，殺得乾乾淨淨。

於是，道安又率領着慧遠他們這幾百門徒，到了王屋女休山的大山裡面，去作那耕樵而食的苦行生涯。本來，冉閔是漢人，對於道安，雖然不會加害，但是那樣的慘象，道安是不忍看的，所以只有往深山裡面跑去。

這是慧遠極其贊成的，可是，當他們一走進王屋女休山，一看當地的地形，並不那末的合乎理想。於是，慧遠就向師傅道安法師，貢獻他的意見說：

『師傅！這處地方，並不那末的合乎理想，我們還是渡過黃河，到黃河南岸的地區去吧！』

『那有甚麼好的地方呢？』道安問着說。

慧遠提起回憶的神情說：『我和我舅父令狐先生，從黃河北岸，逃到黃河南岸的許昌，又從許昌到了洛陽，那一帶的地勢，我還是相當熟悉的。』

『呵！是的，你不提起，我倒忘記了。』道安答了這一句，就又問着說：『然而，我們應該往何處走呢？』

『最好是陸渾（今河南嵩縣）一帶地區。』慧遠說。

於是，這幾百位和尚，就由道安領率着，渡過黃河，到了陸渾。那兒果然很好，開始雖然是摘取樹葉和果實充饑，不久之後，由於他們自己的勞作生產，就有了自己的收穫物，可以供他們的食用了。

意外的事情又發生了，鮮卑族的慕容恪率領大軍，要進攻冉閔，必須經過陸渾，而且也逼近了，眼看着這個安樂窩，又不安樂了。

於是，在急端的忙迫當中，他們再向南進發，目的地是襄陽、樊城、沔陽這一帶地區。

當他們行進到新野的時候，道安和慧遠商量說：『這麼多的人，聚集在一道兒走，目標太大，實在不太好呢！』

慧遠就說：『師傅，你可以派我到另一個地區去吧？』

道安回答他說：『不可以！你年輕力壯，足智多謀，正要隨着我一道兒走呢。』

結果，道安就派了法汰，率領一班人，走向揚州地方而去。法和率了一班人，走向四川；在當時，是他們

寶島旅行記

文殊

九月七日

五時我們就起床了，在燈下用過早飯，便離開佛教堂到車站去，剛好趕上六時卅分開往臺南的車子。月基法師不但來送行，同時還贈我北返的車票和月餅，實在使我感到萬分的慚愧與謝意。

到民航公司已八時一刻了，辦好旅行手續還有十餘分鐘的時間，廣慈法師帶我到湛然精舍去拜見慧峯法師，並請他代為預購九日北返的快車票；慧峯法師客氣極了，不但肯拿下購票的錢，反又到民航公司來送行，啊，寶島上不但人情味濃厚，而法師們也太慈悲了。

機身發動時，大家都再冉上昇了；我探首窗外，俯瞰大地，下面的山巒、溪澗、樹木、田畝，以至房屋人物等，都漸漸地縮小，縮小……最後，只見一團團的白雲像棉絮一樣瀾漫無際，高低不平地飄蕩在它們的上面，好像一座座的雪山，又好像一座座的銀城。我想：現在的我們不是「鴻雲御風」，「平步青雲」了嗎？是的，李太白那「飄揚升天行，飛步登雲車」的幻想，而今終於實現了，但可惜他早已作了古人。

十時機抵澎湖馬公機場，但還要坐半小時的車才到民航公司，當我們到了那兒，接機的人已在那裡等候我們了。

澎湖是臺灣海防的前哨，也是出產魚類最多的故鄉，可算是水產的總匯。全湖共有六十四個島嶼，而其中有人居住的只有二十一個；例如馬公、漁翁、白沙、望安、將軍、七美等島都是很有名的，但這次我所到的只是馬公，因為我要觀光的觀音亭是在那裡。假如有人問我，澎湖的土產是甚麼？那末我該告訴他，澎湖除了水

產外，就是最著名的風沙了；也許是「長年風沙」的緣故，島上除了那稀疏枯黃的高粱、玉米外，便是一片黃色的礫質砂土了，所以那裡的糧食——蔬菜都很缺乏。有人說：「澎湖人，魚當飯，米當菜」，這歌謠是最好聽的寫照。觀音亭是在馬公鎮的北部海濱，背山面海，加上建築的古色古香，美是美極了，靜也靜極了，可惜的是風沙太大；如波濤夜驚，颶風驟來，都足以使人惶恐不安。

飯後，在波濤與風沙交響曲的催眠中，午覺睡得很甜。起來，廣、隆

二法師都出去了，我和郭慈華小姐也到街上遊逛，嘗嘗風沙的滋味，到也非尋常。晚飯後，許多佛教的男女居士，都陸續地來了，待念佛畢，廣慈法師要我們出去和信徒們談談話，於是，我們就在掌聲如雷中進入佛殿。臨根法師也是第一次到澎湖來，所以我請他先講。今天為我擔任國語翻譯的是澎湖地方法院的秘書官蔡學桐居士，他翻譯得很好，而擔任臺語翻譯的郭居士講得更好，所以我演講的興趣也因此而提高，但可惜我所知的有限，講不出甚麼佛教底高深的道理出來，只是談談我人爲甚麼要信仰佛教吧了。我佩服那些老太太們，她們大都已經是七八十歲的年紀了，還能在黑夜中起來唸佛開法，其精神真偉大；廣慈法師說：她們不但時時冒雨而來，且時時冒著大風大雨而來呢！我聽後真感動極了，這種求法的精神，真不讓「立雪程門」底古人，專美於前呵！

九月八日

早飯後，廣慈法師和葉先生、郭小姐等人，陪我們到通樑村看榕樹，但不巧是星期日，人多買不到車票，故又改坐下午一時班車。下車步行十分鐘，全島最著名的東西，果然出現眼前；據說這棵大榕樹，乃是三百年以前，由福建貿易商船所載來的，後因該船不幸，遇風沉沒，僅留該樹飄流海面，被波浪捲入到通樑村的保安宮前，爲鄭氏所拾而贈與林氏；林氏信爲神明所指，而植該樹於廟前，以爲紀念。現在這棵樹面積是六六四平方公尺，姿態奇蔚，枝葉茂盛；由上垂

下生根有二十二條，分立左右而與枝幹無異。起初，我還以爲是什餘條的綜合體呢！這也就難怪人們視爲奇蹟了。我們在榕樹下攝取鏡頭，吃東西、講故事、說笑話，直到車子來了然後乘興而返。

「月到中秋分外明」，今天又是月分外明的「中秋佳節」了；晚上與廣慈法師等人，圍坐階前，共賞明月，可是善感如我，身爲遊子，能不對月感懷，而緬念故人？古語說：「每逢佳節倍思親」，此刻的我，正是「萬里歸心對月明」，怎不教我思念起我那可愛的故鄉，可愛底親戚朋友呢？尤其思念我那年逾花甲底父親，愛我如命的師祖、師父與師叔……啊，月是故鄉圓，月是故鄉好，也不知有多少個中秋沒有在故鄉看明月了，我不知道還要多少個中秋才能回到故鄉？去年的中秋在新界，今年的中秋在澎湖，下個月的中秋將又在香港了，而明年的中秋呢？「明月明年何處看」，誰又知道自己將要流浪到甚麼地方去？噫，這一連串底流浪歲月，究竟要到甚麼時候才可以結束？一連串的苦難，又在甚麼時候才能走過？回首既往，展望將來，屹立海濱的我，再也無閒情去回味李太白的：「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與人相隨；今人不見古人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和曹松的「無雲世界秋三五，共看蟾盤上海涯，真到天頭天盡處，不會私照一人家」，詩章裡的哲學思想，更無心去欣賞蘇東坡那意境皆麗的：「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

今夕是何年？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倚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偏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詞句，我只是像夢囈般的向月兒申訴：明月啊！是誰使我流浪天涯？是誰使我背井離鄉？是誰給我帶來無邊底災殃？又是誰給我製造無盡底厄難？我帶着沉痛的心情，掙扎數載，而今又能得到了些甚麼？我是否應該繼續地掙扎下去？而我又應該怎樣繼續地掙扎下去？然後獲得像你一樣底光明前程！呵，明月：請你告訴我，「可憐」，「問水水不語，問月月不言」，「怎不教我『思卿今夜腸斷直』」呢？若不是隆根法師也出現海濱的話，那麼我將會對着「落橋水中月」，黯然垂淚到天明！

九月九日

經過兩天的觀察，我對於澎湖佛教的情形還不太清楚，所以在早發前，我又像新聞記者般，向廣慈法師請問着有關澎湖佛教的組織了；廣慈法師告訴我：澎湖的出家人很少，可以說簡直沒有，有的只是他一個，但信徒到很多。現在他主持的念佛會，已登記的會員有五百多人，該會的組織，除每週六念佛、開示、和每月初一的消災法會、十五的觀音法會外，還有梵唄歌詠隊（隊員一百人）和弘法隊（隊員卅人）的組織，同時，還有壽星、吉星、風櫃里、西嶼島等處的念佛分會。至於該會的佛教會，也有由青年組成的慈光西樂隊，和由小孩組成的慈光鼓笛隊，以供佛教、慶祝佛誕、遊行時應用，而平時則設

有「講習班」，和「佛學研究會」；每星期二、五、聚眾研究佛學，現在計劃中的工作，是開辦幼稚園，創辦民衆補習班和建築念佛堂等事情，由此可見澎湖地方雖小，而僧實不多，但佛教的組織和表現，却是相當堅強而弘大的；古人說：「一人兼二任，雖智者亦不能」，可是廣慈法師竟然單刀匹馬擔任起佛教會，和念佛會的職責，同時兼任「今日佛教」的發行，可見他是如何地「為法忘軀」不辭辛勞的了，難怪中佛會也要獎勵他「為法勤勞」的匾額哩！

今天又要離開澎湖了，雖然，我到這裡不過僅僅數十小時，但這裡的環境，及諸道友們的厚意招待，却使我有些臨行依依之感；尤其是隆根法師，他親切地對我說：他因不能返臺北陪我遊覽名勝，十分抱歉，現在只好送我一點車資，以盡地主之誼。說着就拿出二百元送我，他的隆情厚誼，誠屬可感；不過個性倔強，而固執自尊心特重的我，一向是不願意「無功受祿」接受他人底恩惠的，所以我堅決地婉拒；可是他卻和藹而莊重地說：我知道你的環境並不比我好，在這裡所要花的錢太多了，請你不要吝氣還是把它收下去，……這些真摯的衷心話，竟降服了我底自尊心，軟化了我的倔強，我帶着慚愧的心情接受下來。

當我孤獨地飄蕩在空中的時候，想起曼殊大師的那「人生到處知何似，恰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飛鴻那復計東西」的詩句來；是的，我飛走了，但是否會經留下指爪在澎湖呢？

機抵臺南機場，莫麗嫻小姐和胡志甫居士已在航空公司等候了，當我剛接過胡居士遞給慧峯法師的名片時，一位天真而又嫺靜的小姐跑過來便說：「法師，我就是莫麗嫻！」這個意外的相逢，真使我懷疑自己的耳朵發生了毛病，但我面前却站着一個秀麗而端莊的面孔，她那流利而清晰的粵語，那活潑而勇敢的態度，是不容許我有懷疑的，這種突然的相遇，怎不教我喜出望外？像這些日子來，由於語言的隔膜，雖不像李陵因居異邦，「舉目言笑，誰與為歡」那麼淒苦，但總有一點「獨在異鄉作異客」的感覺。現在，一旦遇見語言相同的故鄉人，又怎不一見如故，倍加親切呢？

慧峯法師，在名片後面告訴我：精舍的護法葉清標居士預備素餐為我洗塵，希我前往；在精舍休息片刻，便到葉家。葉家是一個佛化的家庭，主人非常虔誠，尤其他的女公子葉崇英小姐更發心，可惜我們之間語言不通，無法交談。席間，幸得莫小姐充當譯員，才不致賓主間過份的隔膜！

午飯後，葉家特別為我請了一部遊覽車，並由慧峯、淨念二法師及莫麗嫻、葉崇英、鄭納德、劉勝欣等居士，陪同遊覽臺南市名勝古蹟。

我們首先遊覽開元寺；這裡面積很大，殿宇也頗具規模，可惜大部份房屋都為軍庫借用。據說，開元寺的前身，就是鄭成功之子鄭經所建的海會寺，內藏有鄭成功的飯鉢和遺墨，但我們到處尋覓，都找不到一個人，所以無法一飽眼福，只在園子裡參觀了鄭夫人董氏于康熙十九年自湖北臥龍崗移來的「七絃竹」，和鄭經率母而開的古井，以及海螺化石等古蹟。最後，在塔下取了一個鏡頭，便轉到赤嵌樓。

赤嵌樓舊稱赤嵌城，原為荷蘭人于公元一六二四年所建，鄭成功于一六五〇年克復府人後，便改為火藥軍械庫；一六六一年驅逐府人後，又改為承天府，直到光復後，才闢為歷史博物館，其中陳列不少歷史文物。本來星期日是不開放的，但後來慧峯法師拿了名片，遞給管理員，並說明我是由香港來觀光的，因而獲得特別的優待，放我們進去參觀。文昌閣為第一室，海神樓為第二室；其中有鄭成功的遺墨，有前清一般文契，有林氏、鄭氏等墓誌銘，有民國前十七年之臺南市模型，明崇禎三年之安平熱蘭遮城模型，鄭荷海戰圖，鄭荷講和談判圖，鄭荷講和條約文，荷蘭人向鄭氏投降時所遞降書影印本，和荷人竊據時的戶口名冊等，此外還有前清武官的鐵盔甲，袁世凱時文官禮服，清朝鳳冠蟒褂，清代陶器，明代磁器，歷朝官印，以及臺灣民主國旗等文物，我們走馬看花般地看了一遍，拍了一幀照片留念，便匆匆地離去了。

到安平古堡已是三時三刻了，由於時間的限制，也就沒有尋幽過勝的興趣了，只在安平古堡的沿革碑，和安平燈塔前照了兩幀相片，便又匆匆地轉到延平王祠。

延平王祠，是民族英雄鄭成功的廟宇，前殿供奉鄭成功像，後殿祀有成功生母田川氏，右為監國祠，祀鄭克臧及其夫人陳氏，左為寧靖王祠，東

崗移來的「七絃竹」，和鄭經率母而開的古井，以及海螺化石等古蹟。最後，在塔下取了一個鏡頭，便轉到赤嵌樓。

西兩廡供有很多神位，據說都是鄭氏部下的忠臣義士。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死去將近三百年的英雄，仍然活躍在億萬人的心目中，為億萬人所崇敬和景仰的；庭中有株梅樹，據說是成功刺植的，從承天府移來，我們在此樹下取了一個鏡頭，然後退出。途經全臺首學的孔子廟，又下車一窺其外觀，在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辦公室中，慧峯法師介紹羅鴻鴻先生給我，但我不知他也是佛教徒，所以用洋禮——握手，向他招呼呢！

已經是四時一刻了，我恐怕趕不上五時班車，所以提議結束此遊，但車子又把我們送到竹溪寺來；竹溪寺的地方實在太龐大了，建築相當弘偉。慧峯法師把我介紹給該寺的當家師，致使該寺當家師對我們特別客氣起來，並且進去預備茶點，但我恐怕耽誤了歸程，便不辭而別；走時我好像逃亡般輕輕地跑出來，慧峯法師他們也在後面跑，接著該寺當家師們也跟著追出來，這一幕是相當有趣的，可是却苦了慧峯法師，因為個子胖胖的他，跑起來是相當吃力的，何況是在烈日之下呢！當時我的心，又感激，又內疚，說來也真罪過！

車子在精舍門外停下時，兩位老太太急急地迎上來，嘴裡還不住地說着：「真有福，真有福！」原來這兩位老太太，都是精舍的護法，也是廣東人，聽說我來了，特來拜訪的；可是在精舍等了四句鐘不見我，於是失望地正欲離去，剛巧在這時候我們回來了，也就難怪她們喜出望外啦。本來，我們是素昧平生的，可是她兩老却像久別愛兒的慈母，忽見浪子歸來一樣，親切而慈祥地問長問短的；鄭老太太爭着問她故鄉的消息，謝老太太則頻頻訴出她對我們仰慕的心聲，

使我這個遊子，意外地獲得鄉情的溫暖。這時，真佩嫻小姐也出現了，她手中抱着一個惹人喜愛的小孩子，還說要我為他說句依呢！但因時間所限，未能與她們盡情傾談，真遺憾！

在愉快間吃了一些點心，慧峯法師等人又送我到車站。看看北上的火車還未到站，我又跑到車站前的鄭成功銅像下，攝了最後的一張照片。火車終於來了，那凄厲底汽笛聲，逼着我們匆匆別別，不知道跨立月台的是否有「送君千里，終須一別」之感？而我却感到「人生聚散，恰似浮萍」，啊！別時容易見時難，我們「揮手自茲去」，甚麼時候再度相逢呢？……

車抵臺北，已是晚上十時卅分了；哦，這是甚麼車站？我應該向那條路走？左呢？右呢？上呢？下呢？孤單而陌生的我，在燈道縱橫的車站裡，加之又在黑幕籠罩的晚上，一時竟無法找到出路；我迷惘，我着慌，我深深地感到自己的孤苦，和旅途的寂寞。我孤苦而迷惘地在人叢中鑽來鑽去，結果跑了好幾個圈子，然後才跑到車站來，謝謝佛陀，我仍未迷失去路！

因為在車站兜圈子，所以十一時廿分才抵達國際學舍。奇怪，同學們呢？原來，他們通通赴僑委會之宴已晚。到僑園去了；此時，才知道自己歸來已晚。

九月十日

今天是陳誠副總統召見香港聯大、珠海、新亞三個回國觀光團的團員。九時我們一行六十四人先抵僑委會，鄭彥芬委員長出來接見我們後，便由李模生副委員長陪同前往陽明山晉謁總統。副總統對於我們能利用暑假回國觀光，表示歡迎與嘉許，和殷殷

垂詢我們回國觀光後的觀感，並對我們說明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的任務以及石門水庫的施工情形，最後最勉勵我們克儉克勤，共為國家民族努力奮鬥，以負起復興建國的使命，歷時四十分鐘後，由我們的團長鄭鐵伍同學向副總統獻上敬禮，珠海團長李同學獻上錦旗，然後又請副總統和我們攝合影留念，便離開陽明山莊，直返國際學舍。

除了冀望去金門外，團體活動算是結束了，同學們都開始私人活動，而我則到普濟寺去。悟一法師問我打算甚麼時候返港，我告訴他還希望到新竹和宜蘭跑一次，但誰作響導呢？最後蒙演培法師慈悲，說次晨可抽空陪我到新竹一行，當時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感謝他！

九月十一日

本來和演培法師說好今天去新竹的，可是我們的團長說，要我們留在臺北等候去金門的消息，同時外邊又正下着毛毛雨，寒風襲人，所以我打了一個電話給悟一法師，請他轉告演培法師不去新竹了，並要他借一條毛氈給我，因為太冷了。他問我究竟是要毛氈，抑或是要毛衣？實在說，此刻我需要毛衣比毛氈更來得急切，不過怎好意思向他們借毛衣呢？於是我說借一條毛氈子就好了。午飯後，生華法師真的把毛氈子送來了，啊，一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這話真不錯的；這次來臺，如果沒有悟一法師等師友的關照，那就糟了。

下午，那如法師帶來海帶潮苔，人生與今日佛教等佛刊，他看見我瑟縮的樣子，問我冷不冷？我告訴他很冷，但又不好意思向法師們借衣服。他說：「不要緊我借給您好了。」謝謝您；如果我需要時候再到您處去拿吧！我的國語說得那麼生硬，惹得在

旁的同學個個都笑起來了；說我的國語只是把廣東話變了一變而已。性如法師說：還是變一變的好，要是不變的話，那末一點都聽不懂呢！真的，在這新時代裡，一切都在迅速的轉變中，要是不變，就不能適應時代，合乎潮流的，只要我們變得合理，變得有意義、有價值，又何必甚麼變呢！

我和性如法師談話較多，由現任的環境，說到過去的生活，由一般人的對出家人的曲解，而談到彼此出家的關係，再從寶島的佛教，談到香港的佛教，從弘法人才而談到佛教的將來，……直到法師走後，我才打開雜誌閱讀，啊，每個新聞欄裡，都有關於我的消息，同時在消息後面，總是載着一連串的高帽子，我看到了這些，感到非常慚愧！

同學們都像愉快地安排着自己的節目，而我卻躲在房中胡思亂想。本來，在這些空閒的日子裡，是應該整理日記的，因為抵臺的第二天，悟一法師就要我為「人生」寫寶島日記了；可是在煩擾而又不安的旅途中，不知在甚麼時候已失去我的敏感，一點都寫不出來，到郊外去逛逛吧，又苦無靈感，只好讓往來的回憶來消磨這苦雨凄凄的一天了。

午飯時，餐室的侍者問我：「您餐餐吃青菜，討厭不討厭呢？」「不！我最喜歡吃青菜，因為青菜不但營養，而又可口；不過你們這裡的菜，我有一點吃不慣！」啊，法師，這裡不是素食館呀！真的，這裡不僅有素食館，而是國際學舍的餐室，這裏是專為寄宿生解決吃飯問題而設的，現在他們肯替自己另弄素食，已是難能可貴了。半個月來，由於懶得到素食處去，每餐都在這裡吃飯，我對於那僅用數滴麻油代替花生油炒的小白菜，使一向擇食的，我常常陷於半饑餓中。

晚上團長和同學們都出去了，我正想把這個寧靜的機會寫點東西，可是和軍人在一起的總幹事，陳元璋先生和朱順先生來找團長，只好由我接見了；他告訴我，去金門必定會成行的，不過是在時間問題吧了，同時陳先生還告訴我，他的母親是個虔誠的佛教徒，雖然他個人是沒有宗教信仰，但他覺得佛教的真理與醫家的思想很吻合，是極適合中國民情的需要，只可惜一般人都以為佛教是空的，誠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他的獨具慧眼，使我驚佩，也使我感動，但可惜自己的國語是那麼生硬，無法說出自己所要說的話，最後他送給我一本「臺灣攪勝」，便告別去了。

九月十二日

今天的天氣更冷了，沒有毛衣的我，只好躲在被窩裡，一面就開始用腦子起草稿；直到飯後，才把腦子裡的草稿寫下來——負起時代的使命，寄給樹刊，以享臺中的讀者。

同時，我想到最近在人生發表的「宇宙人生本體論」，全文幾達三萬餘言，未免太冗長了，應該取回原稿刪去若干；因此，下午又到導導寺去。奇怪，隆根法師不是說暫住澎湖嗎？為甚麼又在臺北呢？原來是常覺法師親到澎湖去，請他到新竹去主編海潮音的，所以今天和廣慈、常覺等法師又回到臺北來。他見我脫冷，馬上取出毛線背心給我，可是性如法師早已把毛衣和文稿包好給我了，我唯有謝謝他的好意。

性如法師告訴我，中午廣慈和星雲二法師去宜蘭時，本想打電話約我同行的，但他們恐我不在，所以不打电话給我。我想，今天如和他們到宜蘭，明天返來是最好不過的，但既錯過機會，那唯有等待他日了。

當我在燈下刪改稿子時，梁小姐要我隨她到二一號房去，原來是珠海的同學托她來請我過去談話的，珠海的同學是剛從南部回來的；他們的團體是那麼整齊、謙虛、莊重，並沒有其他團體那種傲氣凌人的態度，但見到我總免不了有點驚奇，所以特別請我過來，很客氣地問我有些甚麼要出家的？既然出了家，為甚麼還要讀書？好嗎？我在一一回答他們的問題時，師大的李同學和一位美籍而留學臺大的白先生也來了；白先生不識國語，所以僅向我點頭招呼後便走了，可是李同學却是個異常健談的青年，不斷地問了我許多問題。起初，我還以為他是一時的高興，後來才知道他是個基督教徒，此來是有意向我挑戰的，於是我們的辯論也就這樣的展開了；他說：

「信佛不一定出家，更用不着穿上這樣怪相的衣服。」

「對，信佛不一定要出家，所以佛教的信徒有七衆之多；但，七衆中最崇高的就是出家人；至於服裝問題，那是一種制服；例如學校、工廠和軍人，他們不也是有一定的制服嗎？何況是最注重儀式的宗教？要是說佛教的僧服太怪相了，那末修女、神父和牧師們所穿的衣服，怪不怪相呢？」

「牧師可以傳道，神父可以佈教，修女們是嫁給神的，而你們出家人，能够做些甚麼工作呢？」

「出家人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非但自利，而且還要利他；不但自救，還要救國家、救世界、救全人類，所以一個真正的出家人，是永遠永遠挑着自利利他的擔子，負着救世救人的使命，去宣傳佛教的真理，去推動佛教大乘的主義，以改導人心，以淨化社會，以補助政治之不足！」

「教育不是也可以改導人心，教風移俗，和有助於政治嗎？那裡還用得着出家人呢？所以我說出家人是多餘的。」

「教育果能代替宗教的工作，那麼，基督教的牧師和天主教的修女與神父等人，不也是多餘的嗎？」

「那又不然的；例如當我未洗禮前，每次考試都舞弊的，但自受洗禮後，就不敢再舞弊了。還有一次我做禮拜時，貪婪地多拿了一份糖果，後來上帝啓示我這樣做是不應該的，於是我自動地把糖果送還牧師，並坦白地承認自己的罪過，當時我內心非常感謝上帝，我感到上帝不但能給予我們的恩惠，同時可以使我新生，所以我須需要上帝，我們要服從上帝。」

「你就是根據這點去信仰上帝，服從上帝的麼？」

「不，上帝不但給予我們的新生，而且牠有唯一的真理；牠創造我們，主宰我們，我們沒理由不去信仰牠，不服從牠。」

「上帝創造我們，而上帝又是誰創造的呢？再說上帝是一個，還是多個？如果是一個，又怎能創造出這麼多不同性質、不同種類的萬物？如果多個，爲甚麼你們只信仰其中的一個？上帝既然能主宰萬物，爲甚麼不能阻止人間慘案的發生？不能制止魔鬼的出現！上帝是仁慈的呢？還是殘忍的呢？如果說上帝是仁慈的話，爲甚麼創造出這樣悲慘的人生，苦惱的世界？又爲甚麼要以萬物爲獨狗，使人間充滿悲哀、懷憂、苦惱與不幸！上帝是平等的呢？抑或獨裁的？假如上帝是平等的，那末，同是上帝所遣入世的人類，同爲夏娃亞當的子孫，爲甚麼苦樂那麼天淵？貧富和智愚又是那麼懸殊？然則，上帝該是個不仁，而又不平等的獨裁者了！」

「人生的苦惱，人間的不平，並不是上帝的殘忍與不平，而是世人自己犯的罪；耶穌爲了拯救世人，所以犧牲了自己，用他的寶血來替世人贖罪。」

「您見過一個人吃飯能令衆人得飽的奇事嗎？否則，耶穌怎能以一人之血來替所有的人贖罪呢？何況耶穌從未說過：我懇求上帝，願代萬民贖罪而死于十字架的話；老實說，耶穌的死，實爲仇人所殘害的！」

「那末，你們佛教對於人生問題又怎樣解釋呢？」

「佛陀告訴我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我們的識心可以使自己成爲仁慈的天使，也可以使自己成爲殘暴的魔鬼；可以使自己走向光明的遠景，開拓真理的生命，也可以粉碎自己的幸福，毀滅自己的前程，所以人生的苦樂，富與貧，智慧與愚痴，幸與不幸，一切的一切都是每個人心所造的善惡業力所招感得來的；而世界的美麗、好惡、淨和穢亦是衆生這顆心所造的共業所形成，所以識心才是宇宙人生的主宰者；它能掌握我們的命運，左右着我們的生命。如楞嚴經上說：『一切衆生，六識造業；所招惡報，從大根出，非從天降，還自來受。』無量壽經上也說：『善惡報應，禍福相承，身自當之，無誰代者。』佛教之不同于耶穌教是在這裡，佛教的偉大也是在這裡。」

「佛教，究竟能給予我們一些甚麼呢？」

「呵，佛教不但可以使吾人了解人生，明瞭宇宙，且能使我们昇華人生，淨化宇宙；因爲佛陀不但解答了幾千年來一般學者所不能解答的懸案，同時告訴我們杜塞痛苦之源的秘訣，指示了我們一條開拓真理生命的要道，希望所有人類都能拋開物慾之障，」

如是奇談之六

鬚髮自落的國王

·胡國偉·

做國王，享用不盡，有官室之美，妻妾之奉，衣必文錦，食必珍饈，誰不想做？

記得廿多年前，作者到北平，遊覽故宮博物院，見有一位遊客，在文華殿望着一張椅子出神。這椅子的靠背很高，雕刻着兩條龍，是皇帝坐朝的御椅。椅前擺着一張桌子，台的四週用繩圍繞，不准遊人進入。那遊客帶着熱望的神態，向守衛的打招呼：

「警察大哥，可不可以讓我進去？」

「幹什麼？」

「想坐一坐那把交椅。」

「爲甚麼？」

「想過一過皇帝癮！」

那警察一笑，帶點幽默諷刺，說道：

「你要坐，儘管坐，但不要發神經病才好！」

假皇帝，也有入想做，何況真的！

我現在也是做皇帝，並且登基很早，廿餘歲就上尊號。親愛的讀者可能疑我又在開玩笑，也許以爲我是說謊，其實，我是真語者，我這個皇帝，是無冕的。

假皇帝有人想做，無冕皇帝也有入想做，若復有人，國王不肯做，反而要做和尚，那倒是奇怪了！你相信麼？若還不信，且聽我講個故事：

「從前印度有一個波羅奈國，地方很熱，每到夏天，國王就住到高樓上去避暑。他坐的林，是金銀、琉璃、七寶鑲嵌而成的，可以生涼。這樣享用，自然還不夠，他又令青衣侍女磨了一種牛頭旃檀香，用水和勻，塗在全身，藉以避暑。侍女們帶着很多金釧，和國王擦身的時候，便邊摩邊

響。因爲摩擦的動作疾徐不均，上下左右不調，不成旋律，便發出「瑟索」的怪音。國王聽了，很是刺耳，便說：

「這種聲調，多麼討厭！」

「大王不喜歡，我就把金釧除下好了。」

「好的，你把金釧次第脫下再擦吧！」

侍女們上只餘一釧，再擦時，便寂然無聲。國王在寂靜中，安心一想，却悟出大道來。他暗自思惟：

「我身爲國王，如是一切煩惱之事，因臣民以至絲女，無一不煩惱之事，因擾一身，也正如是。」

趁早一天忙到晚，找個清淨處，屏絕諸人，自己獨處，專心修道，思惟妙法，卒得辟支佛果。當他坐禪入定的時候，他自覺頭髮不離而自落，着了的自然無縫天衣，從樓閣間落緣，便出山入山，勇猛精進。以如是因緣，便成中品辟支佛。

苦熱思清涼，渴極思清水，乃人常情。以是義故，一生即涅槃了，煩惱即菩提，衆生即佛。

國王變了，鬚髮自落的和尚，在世俗人看，洵屬奇談。佛眼看來，倒是與生俱來的真常本性。

本篇由坐禪三昧經故事改編，附原文如次：

「波羅奈國王，夏天暑熱時，居高樓上，坐七寶林，令青衣侍女磨牛頭旃檀香塗身。侍女們帶多釧，摩擦王身，釧聲滿耳。王甚厭之，教令次第脫釧。臂餘一釧，便寂然無聲。王即悟曰：『吾爲國王，國家臣民絲女，多事多惱，亦復如是。』即時脫離愛欲，屏人獨處。思惟道法，得辟支佛果。鬚髮自落，著自然衣，從樓閣去。以已神足之力，出家入山。如是因緣，成中品辟支佛也。」

(上接廿三頁)

蔽，罪惡之黑幕和宇宙之迷惘，把自己被幽禁已久之性靈救拔出來，所以只要你能依照佛陀的指示去進取，去開拓，那你的生命必昇華到人生最高之境界，獲得永恒之真理生命的輕安與快樂，這就是佛教中所說的涅槃境界。

「這涅槃境界，是超乎現實的，是出世的，是我們所需要的，是入世而非出世的，是正視現實，改良現實，而不是逃避現實！」

「佛陀雖然獲得涅槃境界，但並不自我陶醉于涅槃的境界，反而本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再來這悲慘的世界，救世救人，作爲天地之仁主，宇宙之燈塔！所以佛教並不逃避現實，而是超乎現實，改造現實的！不是悲觀的出世，而是以出世的精進來幹入世的事業，佛陀是降生人間，長成人間，覺悟於人間，說教於人間，永遠永遠在這苦惱的人世中，作爲人類的救星，苦海的慈航，誰說佛教是厭世的，逃避現實的呢？」

「佛既然是人，與我們有甚麼分別呢？」

「是的，心佛衆生，三無差別；這就是佛教平等主義的起源；不過，佛陀是已經覺悟的聖人，超人和完人，而我們却是在迷惘中的羔羊，愚痴的凡人，所以我們需要先知先覺的佛陀，來覺悟我們不知不覺的凡人！」

「佛無論怎樣的高超，亦不過是一個人吧了；人又怎可以神並談呢？啊！不信神者永遠不得救！」

「他似乎很不耐煩地站起來了，並不講理地搶着說：

「不，神權的黑暗時代早已成爲過去，現在，正是人文主義抬頭的時候，我們……」他沒有等我答話，便已經踱出門外，神氣十足地回頭說聲「拜拜」便走了。

唉，我望着他那迷信得可憐的背影，不禁慨嘆起來。

「是的，這個人太主觀，太固執，也太刻薄毒理了；這充份地流露着基督教徒那種排斥外教的醜態。本來嘛，凡是宗教都是勸人行善的，我們實在不應爲了本身的利益，而互相排斥，互相破壞，您說對嗎？我們的法師？」

「對，我們的梁小姐萬歲萬歲 Good night……」

當我輕鬆地與梁小姐道過晚安，回到自己的臥室時，我的心情卻沉重起來，整個入陷于迷惘與不安中，我

真不懂人們爲甚麼對於佛教總是這麼誤會、曲解；出家人爲甚麼總要無條件地接受人們的嘲笑、輕侮和歧視？而自己是個比丘尼呀，爲甚麼要和臺大、師大、珠海和新亞的同學們住在一起？致使他們由驚奇而懷疑，由懷疑而發生很多不同的猜測和反應，爲甚麼？爲甚麼呵？這苦惱的人生！

未完——



學「禪」記

無念

「你看吧，一辦公室的，都在跟他學，他們說效力大得很哩」。振聲不止一次對我提起，同事介紹了一位老者，是「靜坐」專家，滿腹經綸，道行高超。他的法門，健身與修德兼顧，學上了得益無窮。

那天中午回家，他又向我勸說：「跟他學的人真多呀，一星期他只下山一次，今天就有人帶了「便當」上辦公，趁中午的空檔，請他教。可惜我沒這份工夫，你靜坐了幾年，坐的什麼名堂？跟人家學學不好嗎？」

「你根本不懂，「靜坐」在乎自心的觀照，不是學得來的，這要靠自己去認真去修持」。

「你不知竅門，盲修瞎練有什麼用？」他這話，到也有理，但是我決不承認自己是盲修瞎練。說實在的，我的靜坐，連最初步的「止觀」也談不上，每天早上雖然安安靜靜的盤腿坐上四、五十分鐘，與其說是坐禪，不如說是在唸佛。我管它什麼叫「觀」，什麼叫「止」？因為愚笨的我，僅牢記「楞伽」今高僧大德的一句囑咐：「老實念佛，老實念佛」！

那天下午，出乎意外的，振聲的同事易先生帶來了一位老翁駕臨寒舍。這位老先生一身中式長袍，寬闊的衣形同掛在竹竿上差不多。瘦削的臉子，上，滾着兩顆熊熊的大眼。猜不透，在那裏面燃燒着發亮的，究竟是什麼，還是強烈的欲望？

易先生替我介紹就坐之後，老翁很客氣的寒暄起來：「聽振聲兄說，府上全家信佛，這真好極了。佛家終極的目標是明心見性，好好的去修，不難成功的，我想他大約已經「成功了」，不然，他不會說得如此輕而易舉。」

我誠心誠意的請教：「老先生對坐禪很有研究，可以方便指示一點嗎？」

「你在家裏會面？」我不大清楚先生的意思。老先生解釋說：「我在易先生家設了個佛堂，清爽不過，外人不讓進去的。你們明天只消帶四樣供果，

香燭隨便，香燭那裏都全的」。老太太身上殘餘的塵垢，明天又將洗滌一次，她堆着一臉歉疚的笑，滿口答應了。她老人家不看電影，不聽戲，也不逛街，唯一的娛樂就是上廟，現在雖然不是上廟，有機會去參拜人家的佛堂也不錯。翌日着實端整了一上午，買了水果，封了紅包，我陪同老太太如時前往。

他們的佛堂很別緻，四席榻榻米的小室，左方的牆壁上貼了一幅黃紙寫的佛光普照，桌上供有幾個木牌位，不知上面寫的什麼。對面牆上有一面小黑板，窗簾四壁全用黃布遮得嚴嚴的，一進去，隨即把房門關上。我們立刻像被緊閉在一隻黃盒子裏。易先生拿來幾個坐墊，老翁叫我們坐給他看。客隨主便，坐就坐吧！來幹什麼的也攪得有糊糊塗塗了。十分鐘後，他誇獎我說：「你的坐功不錯，跟我再一學，包你三個月「開悟」。老太太坐的姿勢不行，背彎彎，吸，這樣起來，對，根基不同，進步當然有快有慢。你問易先生吧。他不過才坐了幾個月，現在不管看什麼經書，都豁然貫通。許主任太太你認識吧？她可坐得好呀，連打兩天兩夜的麻將牌，都不覺得累。還有許主任，也不傷風不腰疼了。一個人不問做那樣行業，身體第一要緊，照我的法子坐下來，沒有不見效的。」

他吩咐易先生代抄一份文疏，上達「明明上帝」，具名人底下，叫老太太捺蓋指印。我簽名。另外還有兩位保人是易家夫婦。我以好奇熱烈的神情，看這位老人表演他的戲法。他先是匆忙而快速的雙腿跪下，左手疊在右手背上，連續向拜墊上觸打，大約碰了五下，接着站起來，匆

匆上香，跪下去，雙手在拜墊上拍打，如此重複了七八次。以後站在一旁，像個司儀的，直着喉嚨不知叫些什麼，易先生說：「這是邀請佛祖臨壇」。自後，易家夫婦跪拜上香。他仍站一邊，說一句，易先生跟一句，易太太也照做。據說：他倆替我們做保人，在佛前發誓。最後，臨到我和太太跪拜了，我們不會那樣急促的拍打式，只好依我們一向禮佛的儀式。他說一句，我們跟一句，完全聽不

懂。起初我想：許是一種咒語吧，後來才曉得是一種純粹的寧波土話，太硬着舌頭學也學不上。我忍住了笑，暗付着：「既然上不了，這齣戲總得演完它，諒難終場不遠了」。這時他拿一隻細竹棍在油燈上點了火，繞了一下，在我頭上轉了一圈；冷不防的伸出一隻手指往我兩眉之間用力一按，另一隻手挽起了文疏，蓬蓬的一大團火，從我頭上飛過，又掠過老太太的頭頂，我嚇出了一身冷汗。

儀式完畢，才正式教授靜坐。他自己坐上椅子示範；雙腿的距離與橫裏成正方，雙手各擺在左右膝上，初學的姿勢是如此。一二星期或一二月後，手脚如顫動，則將手舉胸前，作合十狀，左手靠近胸部。假如再動，二手則合攏。這稱三教合一，按說自皇帝以後到孔子就失傳，直到達摩祖師東來才接傳下來，他就是達摩傳的禪系。我一時如墮五里霧中，張口結舌，道地成了個大傻瓜。這時，他在黑板上寫出：「無太佛彌勒」五個大字，鄭重的關照說：「這是五字真言，千萬保守秘密，洩漏不得。靜坐的時候，不管遇到什麼魔王，狐鬼之流，只要口唸五字真言，馬上包你沒事。」於是，我就看他荒謬調中的

(下轉廿七頁)

徑途的繫聯青佛取採

心中絡聯青佛立設

· 一 泰 詹 ·

樣，往往都是胎死腹中，沒有能够實行起來，這是非常可惜遺憾的。對於佛教青年的建議，現在我們正從事於最根本的工作。各處佛教徒到處設立佛教幼稚園，這是從培養最基礎的佛教青年做起，一批一批廣植善根，一批一批廣播佛種，未來我們將看到人人含掌為佛，人人皆為虔誠佛子，這是最感欣慰的好現象。

目前各地佛教青年的組織，如宜蘭念佛會的青年弘法隊，歌詠隊，臺北的佛青同修會，臺中佛教蓮社所屬的男子、女子弘法班、文藝班、天樂班、臺南的青年弘法團、朴子的青年弘法隊、高雄佛教堂、鳳山佛教蓮社、澎湖念佛會，還有海岸線的通霄念佛會，各地佛友會、蓮社、精舍、佛堂和散居各地的佛教青年道友都給佛教帶來了蓬勃的朝氣，給佛教增添新

義，佛教青年所肩負的責任，佛教青年努力的方向，佛教青年在今日佛教的重要性的和怎樣加強佛教青年的團結，這許多有關佛教青年問題，各位長老、大德們都已經在各佛刊上說得很多，也說得很透澈。可見大德們對於佛教青年的重要問題是沒有疏忽的。可是曲高和寡，許多寶貴的建議和具體的計劃，發表出來了，但是沒有人響應，不是這樣就是那樣，往往都是胎死腹中，沒有能够實行起來，這是非常可惜遺憾的。

首先，我們必須有一個聯繫中心的地址。因為我們初步計劃，有採取聯絡的工具和方法是通訊，所以要有永久穩定性的地方，但我們可以商借寺院、信箱，或發願發心的教友府，為通訊中心，這是不難辦到的。

其次，要有二位佛青經常發心為佛青中心服務。他們的工作是答覆各地佛青來信，和各地參加的佛青，按其地區、年齡等分類編排，然後用油印付郵，分寄各參加聯絡的教友。這是完全為佛教發揮服務精神的榮譽工作。參加聯絡教友的資格是每一位信仰佛教的青年和具有青年朝氣的每一位佛教長者。凡參加聯絡中的教友必須按月付郵票八角給聯絡中心，以作寄函、兌換紙張之用，教友另寄書信要求作覆者請自備貼有郵資的信封。海

途無限光大的遠景。我們相信，今後將有更多更廣大的青年投入我們的行列，也將有更多更廣大的佛教青年團體陸續組織起來，成立起來的，我們這種努力和希望要求全面性的收獲，就必須是全面性的聯繫和全面的進行，這似乎不需要我多說的，但是現在我們佛教青年最感缺乏的，實就是相互密切的聯繫和嚴密的組織。

我們都知道，有團結才有力量；大團結力量大，小團結力量小；要有團結一定有一致的目標和友誼，而友誼則是依賴聯繫，互相為要素和關連的。佛教青年道誼的特點，就是互相勉勵，勇猛精進，勤修福慧，和互助進行弘法利生的大事業。所以現在不揣陋陋，誠懇地建議設立一個克難，簡便，切實的佛教青年聯絡中心。

媽媽本是一位無宗教信仰的人，但是她現在却是虔誠的佛教徒，這中間還有一段神奇的因緣呢！現在我把它寫出來，向大家說一下：

要說媽媽的學佛因緣，得從祖母的死說起；祖母是在我一二歲時去世的，當骨灰安放在圓通寺靈塔裏時，供齋畢，僧尼誦經後，叫爸爸把月形的木板扔在地上，成一正一反時，媽媽却看見靈塔前出現一位慈祥的老婦人，穿著藍緞長衫，和靈塔一樣高，但不見腳，微笑的望著媽媽，現了五分鐘左右，媽媽從此就相信了佛法，帶著我和弟弟去歸依印順、南亭兩位師傅，從此媽媽天天在家務教子及

外地區參加者，按其回郵金額亦同。服務中心每月收支郵票紙張定期公佈，所用紙張、信封、文具或其他零星物件若有不敷，因數目不鉅，可請求專人捐助或教友自動樂助。連同貢獻力量的教友芳名一併公開誌謝。

報名參加的教友，在姓名下面蓋章昭信，到一定的日子（定期一月一次，如參加情形踴躍可每週一次）就會收到一張聯絡中心寄給他的一張（聯絡中心教友名單）。這一張附有編號的名單，以地區如縣市局為單位，很清楚地記載著每一位參加聯絡教友的姓名、性別、皈依師、參加年月日、性情、學歷、職業、興趣、特點、通訊地址、和特別欄（可以發表自己所要說的話或所要給人知道的任何事）。許多後來參加的教友，聯絡中心每期補發新教友名單。交換經書，

媽媽的學佛因緣

會計師業務之餘，即研讀經書，在四、五年中，她看的佛教刊物很多，並將太虛大師全書已快看完，大藏經又在開始閱讀了，她不歡喜享受，尤以學佛應從自身做起，因她的法布施與無畏布施，使得我們這個家，十分美滿，她又開始於社會的各種活動了，她說每個人都要愛國，尤其是佛教徒，由家而國家而世界，使五濁世界淨土化，將來志願上升彌勒內院，再隨彌勒下世救拔眾生。哦！媽媽竟由拆廟興學的實踐者，而一變為虔誠的佛教徒，完全是由於觀音菩薩出現的啓示呵！這便是媽媽的學佛因緣。

女師附小 六年級 葉公村

文藝小說也是利用同樣方式。教友自己有什麼書，希望交換什麼書，由這裡製成表格油印，隨名單附上，使教友自己去通訊交換。

如此一來，佛聯中心作為流通介紹教友的總樞紐，萬千教友可以從名單上得到萬千友誼。噢！某某居士也是參加我們佛聯中心的教友。由無形中就可增加一份感情。對出家人也是一樣。從此一連串慈愛和樂的感情油然而滋生，無數量教友的深切道誼從此建立起來。同時從相互的通訊中，交換書籍中也得到交換智慧，流通經書的效果。另一方面，在這佛青的新天地，我們可以將許多新鮮資料供應佛刊，幫助佛刊開闢新訂戶，和激發青年教友努力向上的榮譽觀念。這件事如能做成，對於弘揚佛法是能收到實效的。



人生畫頁

人生畫頁

華佛敎文化館，于古曆十二月初八日舉行賑米救濟當地貧民，右上為一般貧民領米圖片。

佛是摩發矛(上接五廿頁)
上達號五你盾,
文疏號字傳個
帝達一什麼宗
指對帝什麼剛真
又表演對黑?麼
來他演起板他
千世無中生有
是手畫了界
隨圓一
圓氣流轉而

球來似的，這兩個多點鐘，專看這是瘋子？
演像個小丑，瘋癲頭顱的又唱又跳，
欄，我們一場滑稽演出，越想的又好笑，
叫起來：「不得了！我太太摸摸頭，忽
那陣怪風吹過來，我得了飛到絲綢一
頭髮一亂，你看，這不是飛到絲綢一
聲大笑，我怕她生氣，轉而安慰她說：
她隨著嘆了一口氣，掉好大一點。這事
情，到外邊去別提啊，給人家知道，還
笑話。以後再不拜什麼師父了，還是
老實念佛要緊。」

我笑着說：「告訴人也沒有關係，別人再燒掉了頭髮。」

成圓之下，又添畫了
二。最後他說：所以形成了人
前，確有一個上帝，佛出世之
都，由上帝來了，上帝慢的，一切
你就會明白了。誠意學一
種法門，要的是信心，不能
瞎生疑！用這種道行修成了
活，爰用無窮；真或入戶，神
騰雲駕霧，穿牆入戶，神
通變化任運自如……
氤密閉的小室，烟霧氤
氳，窸忽得使小室上氣來。
老太太焦急不耐煩的望着
我，我恍然大悟為什麼還看
不趕快走了，難道真被邪魔
禁閉住了？

告辭之際，易姓夫婦
還拱手道賀說：「兩個星期
以後，容易來看老師父。」
及主人送客到玄關，我們不
太道別，飛快的逃出。

